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

經部四十

小學類一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爲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叅並列而小學益多岐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

據經義要爲近古今以論幼儀者別入儒家以  
論筆法者別入雜藝以蒙求之屬隸故事以便  
記誦者別入類書惟以爾雅以下編爲訓詁說  
文以下編爲字書廣韻以下編爲韻書庶體例  
謹嚴不失古義其有兼舉兩家者則各以所重  
爲主如李燾說文五音韻譜實字書袁  
子讓字學元元實論等韻之類悉條其  
得失具於本篇

爾雅註疏十卷

內府  
藏本

晉郭璞註宋邢昺疏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官至

宏農太守事迹具晉書本傳曷有孝經疏已著錄

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

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爾雅爲誰作據張揖進

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

案經典釋文以揖所稱一篇爲釋詁今

俗所傳三篇

案漢志爾雅三卷此三篇謂三卷也

或言仲尼所增或

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

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於作書之人亦無確

指其餘諸家所說小異大同今參互而考之郭璞

爾雅註序稱豹鼠旣辨其業亦顯邢曷疏以爲漢

武帝時終軍事七錄載健爲文學爾雅註三卷

案七

錄久佚此據隋志所稱梁有某書亡知爲七錄所載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

漢武帝時人則其書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齋詩

說曰

按此書今未見傳本此據永樂大典所引

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

畧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

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學於有光明者而爾雅曰

緝熙光明也又齊子豈弟康成以爲猶發夕也而

爾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

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

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

哉則其書在毛亨以後

案詩傳乃毛亨作非毛甚作語詳詩正義條下

大

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觀釋地有鸛鸛釋鳥又有鸛鸛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爲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以爲大抵解詁詩人之旨然釋詩者不及十之一非專爲詩作揚雄方言以爲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以爲五經之訓故然釋五經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

專爲五經作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  
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如釋天云  
暴雨謂之凍釋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詞  
之文也釋天云扶搖謂之猋釋蟲云蒺藜螬蛆此  
取莊子之文也釋詁云嫁往也釋水云灋大出尾  
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釋地云西至西王母釋獸云  
小頰盜驪此取穆天子傳之文也釋地云東方有  
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  
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

印印鉅虛負而走其名謂之歷此取呂氏春秋之  
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釋地云  
河出崑崙墟此取山海經之文也釋言云天帝皇  
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純夏憮釋天云春  
爲青陽至謂之醴泉此尸子之文也釋鳥曰爰居  
雜縣此取國語之文也如是之類不可殫數蓋亦  
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証古義故從  
其所重列之經部耳璞時去漢未遠如遂憮大東  
稱詩釗我周王稱逸書所見尚多古本故所註多

可據後人雖迭爲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  
圍曷疏亦多能引證如尸子廣澤篇仁意篇皆非  
今人所及睹其犍爲文學樊光李巡之註見於陸  
氏釋文者雖多所遺漏然疏家之體惟明本註註  
所未及不復旁搜此亦唐以來之通弊不能獨責  
於曷惟旣列註文而疏中時複述其文但曰郭註  
云云不異一字亦更不別下一語殆不可解豈其  
初疏與註別行歟今未見原刻不可復考矣

爾雅注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中因以爲  
號又自稱西溪逸民紹興間以薦召對授右迪功  
郎兵部架閣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鈔所撰  
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南宋諸儒大抵崇義理而疎考證故樵以博洽傲  
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譏毛鄭其詩辨妄一書  
開數百年杜撰說經之捷徑爲通儒之所深非惟  
作是書乃通其所可通闕其所不可通文似簡畧  
而絕無穿鑿附會之失於說爾雅家爲善本中間

駁正舊文如後序中所列籒餉訊言襦袍袞黼四  
條戔戔丁丁嚶嚶三條註中所列釋詁台朕陽之  
予爲我賚畀卜之予爲與一條閱閱囃囃當入釋  
訓一條釋親據左傳辨正娣姒一條釋天謂景風  
句上脫文一條星名脫實沈鶉首鶉尾三次一條  
釋水天子造舟一條釋魚鯉鱸一條釋蟲食根蠹  
一條蝮虺首大如臂一條皆極精確惟魚謂之丁  
一條務牽引假借以就其六書畧之說又堅執作  
爾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語河中語悉駁

辨之是則偏僻之過習氣猶未盡除又汪師韓集  
有書此書後一篇駁其誤改郭註者以劉劉棧爲  
安石榴以鬻雕蓬爲其米雕胡二條補郭註而未  
確者孟勉也以爲孟卽腎於代也以爲更詞二條  
仍郭註之悞未改者訓郵過也爲道路所經過不  
知郵古字同尤訓比目魚爲王餘不知吳都賦雙  
則比目片則王餘二條亦頗中其失至於議其釋  
言篇內經文脫舛同也三字釋水篇內經文脫水  
之由膝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篇內經文

脫葦醜芳三字釋魚篇內經文脫蛭蟻二字釋鳥  
篇內脫倉庚鰲黃也五字皆當爲毛氏刊本之悞  
併以詆樵則過矣

方言十三卷

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漢揚雄撰晉郭璞註考晉書郭璞傳有註  
方言之文而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  
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訓纂一篇儒家有  
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  
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

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  
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  
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  
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  
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  
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  
劭始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沿述皆無異詞惟宋洪  
邁容齋隨筆始考證漢書斷非揚雄作然邁所摘

劉歆與雄往返書中既稱在成帝時不應稱孝成  
皇帝一條又東漢明帝始諱莊不應西漢之末卽  
稱莊遵爲嚴君平一條則未深中其要領考書首  
成帝時云云乃後人題下標注之文傳寫舛訛致  
與書連爲一實非歆之本詞文義尚犁然可辨書  
中載楊莊之名不作嚴字實未嘗預爲明帝諱其  
嚴君平字或後人傳寫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斷  
是書之僞惟後漢許慎說文解字多引雄說而其  
文皆不見於方言又慎所注字義與今方言相同

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標揚雄方言字知當慎之時  
此書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爲雄作故馬鄭  
諸儒未嘗稱述至東漢之末應劭始有是說魏孫  
炎註爾雅莫貊螳螂蟀字晉杜預註左傳授師子  
焉句始遞相徵引沿及東晉郭璞遂註其書後儒  
稱揚雄方言蓋由於是然劭序稱方言九千字而  
今本內一萬一千九百餘字則字數較原本幾溢  
三千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  
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並載揚雄方言十

三卷與今本同則卷數較原本缺其二均爲牴牾不合考雄答歆書稱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書歆借觀而未得故七略不載漢志亦不著錄後或侯芭之流收其殘稿私相傳述閱時旣久不免於輾轉附益如徐鉉之增說文故字多於前厥後傳其學者以漢志無方言之名恐滋疑竇而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證其實出於雄遂併爲一十三卷

以就其數故卷減於昔歟反覆推求其真僞皆無  
顯據姑從舊本仍題雄名亦疑以傳疑之義也雄  
及劉歆二書據李善文選注引懸諸日月不刊之  
書句已稱方言則自隋唐以來原附卷末今亦仍  
之其書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奧訓義深隱校讐者  
猝不易詳故斷爛訛脫幾不可讀錢曾讀書敏求  
記嘗據宋槧駁正其誤然曾家宋槧今亦不傳惟  
永樂大典所收猶爲完善檢其中秦有榛娥之臺  
一條與錢曾所舉相符知卽從宋本錄入今取與

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竄顛倒錯落全失其  
初不止錢曾所舉之一處是書雖存而實亡不可  
不亟爲釐正謹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  
刪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頓還  
舊觀併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  
庶小學訓詁之傳尚可以具見崖略併以糾坊刻  
之謬俾無迷悞後來舊本題曰輶軒使者絕代語  
釋別國方言其文冗贅故諸家援引及史志著錄  
皆省文謂之方言舊唐書經籍志則謂之別國方

言實卽一書又容齋隨筆稱此書爲輜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以代爲域其文獨異然諸本並作絕代書中所載亦無絕域重譯之語洪邁所云蓋偶然誤記今不取其說焉

釋名八卷

內府藏本

漢劉熙撰熙字成國北海人其書二十篇以同聲相諧推論稱名辨物之意中間頗傷於穿鑿然可因以考見古音又去古未遠所釋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遺如楚辭九歌薜荔拍兮蕙綢

王逸註云拍搏辟也搏辟二字今莫知爲何物觀是書釋牀帳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謂之搏辟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謂之衽是書釋衣服篇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則與玉藻言衽當旁者可以互證釋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又足証毛詩詁訓傳之訛其有資考證不一而足吳韋昭嘗作辨釋名一卷糾熙之誤其書不傳然如經典釋文引其一條曰釋名云古者車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

尺遮反舍也

案釋名本作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車舍也行者所

處若居舍也此蓋陸德明約舉其文又取文義顯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

韋昭云車

古皆因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案何彼穠矣之詩以車韻華桃夭之詩以華韻家家古音姑華古音敷則車古音居更無疑義熙所說者不訛昭之所辨亦未必盡中其失也別本或題曰逸雅蓋明郎奎金取是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書皆有雅名遂改題逸雅以從類非其本目今不從之又後漢書劉珍傳稱珍撰釋

名五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其書名相同姓又相同鄭明選作批言頗以爲疑然歷代相傳無引劉珍釋名者則珍書久佚不得以此書當之也明選又稱此書爲二十七篇與今本不合明選萬厯中人不應別見古本殆一時失記悞以二十爲二十七歟

廣雅十卷

內府藏本

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從本作揖然證以稚讓之字則爲揖讓之揖審

矣後魏江式論書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謂埤倉廣雅勝於字詁今埤倉字詁皆久佚惟廣雅存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倉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秘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前有揖進表稱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隋書經籍志亦作三卷

與表所言合然註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館閣書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憲所註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則作十卷卷數各參錯不同蓋揖書本三卷七錄作四卷者由後來傳寫析其篇目憲註四卷卽因梁代之本後因文句稍繁析爲十卷又嫌十卷煩碎復併爲三卷觀諸家所引廣雅之文皆具在今本無所佚脫知卷數異而書不異矣然則館閣書目所謂逸者乃逸其無註之本所謂存音三卷者卽憲所註之本揖原文實附註以存未

嘗逸亦未嘗缺惟今本仍爲十卷則又後人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元度九經字樣序稱音字改反爲切實始於唐開成間憲雖自隋入唐至貞觀時尙在然遠在開成以前今本仍往往云某字某切頗爲疑竇殆傳刻臆改又非憲本之舊歟

匡謬正俗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顏師古撰師古名籀以字行雍州萬年人歷官秘書監事迹具唐書本傳是書永徽二年其子符璽郎揚庭表上於朝高宗勅錄本付秘閣卷首載

楊庭表稱藁草纔半部帙未終蓋猶未竟之本又稱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則今本乃楊庭所編宋人諸家書目多作刊謬正俗或作糾謬正俗蓋避太祖之諱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列謬正俗則刻本偶誤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攷據極爲精密惟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其註漢書動以合聲爲言遂與沈重之音毛詩同開後來叶音之說故此書謂

葬音臧誼讖音義反音扶萬反歌音古賀反彝音  
上聲怒有上去二聲壽有授受二音懸有元炫二  
音迴音戶鑒反皆誤以今韻讀古音謂穰音而成  
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讀龐  
皆誤以古音讀今韻均未免千慮之一失然古人  
攷辨小學之書今皆失傳自顏之推家訓音證篇  
外實莫古於是書其邱區禹字之論韓愈諱辨卽  
引之知唐人已絕重之矣戒山堂讀史漫筆解都  
鄙二字詫爲獨解不知爲此書所已駁毛奇齡引

書序俘厥寶玉解春秋衛俘詫爲特見不知爲此  
書所已引洵後人證據終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鄭  
樵通志校讐略曰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爲第一  
卷起論語而崇文總目以爲論語類知崇文所釋  
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今檢崇文總目樵  
說信然當時館閣諸人不應荒謬至此檢是類所  
列以論語三種家語一種居前次爲白虎通次爲  
五經鉤沉次卽此書次爲六說次爲經史釋題次  
爲授經圖次爲九經餘義次爲演聖通論皆統解

羣經之文蓋當時仿隋志之例以五經總義附之  
論語類中雖不甚允要不可謂之無據樵不考舊  
文而務爲苛論遽以只看數行詆之失其旨矣

羣經音辨七卷

通行本

宋賈昌朝撰昌朝字子明獲鹿人天禧初賜同進  
士出身慶厯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初加左  
僕射封魏國公諡文元事迹具宋史本傳此書其  
侍講天章閣時所上凡羣經之中一字異訓音從  
而異者彙集爲四門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異

仿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依許慎說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濁曰辨彼此異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卽經典釋文序錄所舉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訓得失一門所辨論者僅九字書中沿襲舊文不免謬誤者如卷一言部謙慊也下云鄭康成說謙以慊慊厭也厭爲閉藏貌據禮記註曰謙讀爲慊慊厭也此解正文自謙注又曰厭讀爲厭閉藏貌也此乃解正文厭然與上注厭足之厭絕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爲失考又卷二兀

部典堅刃貌也據考工記斲欲頑典注曰頑典堅  
刃貌以頑典爲形容之辭不得單舉一典字卷三  
巾部慘頭括髮也慘本幪字之訛據儀禮注一以  
解婦人之髻以麻中之曰以麻者如著慘頭焉一  
以解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申之曰此用麻布爲之  
狀如今著慘頭矣是括髮免髻皆如著慘頭慘頭  
自是吉服揚雄方言帕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  
幪頭劉熙釋名作綃頭又有髻帶髻帶等名豈可  
以括髮釋之是皆疎於考証之故然釋文散見各

經頗難檢核昌朝會集其音義絲牽繩貫同異粲然俾學者易於尋省不爲無益小學家至今不廢亦有以也自序云編成七卷凡五門紹興中王觀國後序亦云凡五門七卷惟宋史藝文志作三卷此本爲康熙中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實爲七卷則宋志所載爲字畫之誤明矣

埤雅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陸佃撰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少從學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擢進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選爲鄆州

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歷轉至左丞未幾罷爲中  
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  
精於禮家名數之學所著埤雅禮象春秋後傳之  
類凡二百四十二卷王應麟玉海又記其修說文  
解字其子宰作此書序又稱其有詩講義爾雅注  
今諸書並佚其爾雅新義僅散見永樂大典中文  
句訛缺亦不能排纂成帙傳於世者惟此書而已  
凡釋魚二卷釋獸三卷釋鳥四卷釋蟲二卷釋馬  
一卷釋木二卷釋草四卷釋天二卷刊本釋天之

末注後缺字然則併此書亦有佚脫非完本矣宰  
序稱佃於神宗時召對言及物性因進說魚說木  
二篇後乃益加筆削初名物生門類後注爾雅畢  
更修此書易名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其說諸物  
大抵略於形狀而詳於名義尋究偏旁比附形聲  
務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貫諸經曲證旁  
稽假物理以明其義中多引王安石字說蓋佃以  
不附安石行新法故後入元祐黨籍其學問淵源  
則實出安石晁公武讀書志謂其說不專主王氏

亦似特立殆未詳檢是編悞以論其人者論其書  
歟觀其開卷說龍一條至於謂曾公亮得龍之脊  
王安石得龍之睛是豈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詮釋  
諸經頗據古義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見之書其推  
闡名理亦往往精鑿謂之駁雜則可要不能不謂  
之博奧也

爾雅翼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羅願撰元洪焱祖音釋願字端良號存齋歙縣  
人以蔭補承務郎乾道二年登進士第通判贛州

淳熙中知南劍州事遷知鄂州卒於官事蹟附載  
宋史羅汝楫傳焱祖字潛夫亦歙縣人天厯中官  
遂昌縣主簿以休寧縣尹致仕是書卷端有願自  
序又有王應麟後序方回跋及焱祖自跋應麟後  
序稱以咸淳庚午刻此書郡齋而玉海所列爾雅  
諸本乃不著於錄據方回跋稱序見鄂州小集世  
未見其書同始得副本於其從孫裳蓋其出在玉  
海後也越五十年爲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霽重刻  
乃屬焱祖爲之音釋而願序及應麟後序隸事稍

僻者亦併註焉焱祖跋稱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  
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  
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  
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驗此本名數皆合惟釋獸七  
十四名此本內有八十五名與原跋互異豈字畫  
傳寫有誤歟其書考據精博而體例謹嚴在陸佃  
埤雅之上應麟後序稱其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  
末靡遺殆非溢美後陳櫟刪削其書別爲節本謂  
其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處儘多可恨處牽引失

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云云  
案櫟著作傳於今者尚有書集傳纂疏歷朝通略  
定字集三書核所聞見曾不能望願之項背遽糾  
其失似不自量至願書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  
詩集傳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願書後三年而櫟  
乃執續出新說繩願所引據之古義尤屬拘墟今  
願書流傳不朽而櫟之節本片字無存則其曲肆  
詆譏無人肯信而傳之略可見矣

駢雅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朱謀瑋撰謀瑋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此書皆刺  
取古書文句典奧者依爾雅體例分章訓釋自釋  
詁釋訓以至蟲魚鳥獸凡二十篇其說以爲聯二  
爲一駢異爲同故名曰駢雅謀瑋淹通典籍其一  
齋書目所載往往爲諸家所未窺故徵引詳博頗  
具條理非鄉塾陋儒拮拾殘剩者可比中間如藻  
井乃屋上方井刻爲藻文西京賦注引風俗通訓  
義甚明而謀瑋以爲刻扉之屬改易舊文殊爲未  
確又謂都御史爲大司憲詹事爲端尹乃流俗之

稱亦乏典據至如釋天內之歲陽月名釋地內之五邱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類皆爾雅所已具更爲複引尤病冗蕪然奇文僻字搜輯良多擷其膏腴於詞章要不爲無補也

字詁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生撰生字扶孟歙縣人前明諸生是編取魏張揖字詁以名其書於六書多所發明每字皆有新義而根據博奧與穿鑿者有殊間有數字未安者如謂霍說文呼郭切飛聲也而諸書用霍靡處

又音髓今書地名入姓之類多用霍獨樊噲傳之  
霍人正義註先累蘇果山寡三反先累反卽髓音  
也韻會諸家紙藥二韻兼收霍而霍則止一音蓋  
霍從隹其音當爲髓霍本飛鳥聲借爲地名因又  
借爲人姓後省便作霍旣爲借義所奪其本音本  
訓遂失而於字之當用霍音髓者反作霍此霍之  
所以轉爲呼郭切而霍之所以轉爲先累反也據  
其所說則霍但有先累反之本音霍但有呼郭反  
之本音矣今考音切之古莫過玉篇廣韻玉篇霍

字下註云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飛聲廣韻於四紙  
霍字下註云霍麻草於十九鐸霍字下註云地名  
說文飛聲也則是霍本有髓之一讀並不因省借  
爲霍始音髓也又玉篇霍字下註云呼郭切揮霍  
廣韻霍字下註云虛郭切揮霍爾雅霍山爲南岳  
又姓則是霍之一字在玉篇廣韻原止有呼郭反  
一音並無髓音惟史記正義註有息累反而要不得  
爲止有息累反一音也况白虎通曰南方霍山  
者霍之爲言護也護乃呼郭反之轉音非先累反

之轉音然則班固讀霍已爲呼郭反矣豈漢音猶  
不足據乎生又謂打字始於六朝今考後漢王延  
壽夢賦曰捎颺颺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顙又易林  
曰口饑打字則打字不始於六朝明矣此類殊爲  
失考其他若謂大鼎七个之甬當從口諧聲與從  
口者不同似蛇之鰕既借徒何切之鰕又借張演  
切之鱸而皆轉爲常演切漢書註誤以張連切之  
鱸爲釋又謂周禮玉人註瓚讀爲簠簠之屨說文  
瓚以羹澆飯釋文膏屨作膏鑽故篇海屨卽鑽字

內則釋文酖讀爲餐之然反屨本又作餐並之然  
反此蓋明酖屨當並讀爲餐非謂屨卽餐字若以  
諸延切屨何以處玉人註之餐屨乎又謂干乾字  
通引後漢書獨行傳云明堂之奠干飯寒水又在  
晉帖所云淡悶干嘔之前此類則最爲精核其他  
條似此者不可枚舉蓋生致力漢學而於六書訓  
詁尤爲專長故不同明人之剿說也

續方言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荳浦仁和人乾隆丙

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是書採十三經註疏說  
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  
爾雅但不明標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  
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顯然遺漏如玉篇  
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曰寤列子黃帝篇註引何  
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爲眴目古今韻會引魏  
李登聲類云江南曰辣中國曰辛爾雅釋草釋文  
宋庠國語補音引晉呂忱字林云楚人名陵曰芟

鸞秦名雅鳥鰾青州人呼鮎鰾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爲獐河南謂之鼃魚陽以豬爲貳齊徐以小豬爲獐太平御覽又引纂文云秦以鈗鏘爲鏘鏘爾雅釋草釋文引纂文云妹媚也初學記引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爲姪初學記及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云晉曰舶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蛄會稽謂之螻蛄北戶錄引張推證俗音云南人謂牛羊血爲螻蛄螻蛄內國呼爲螻餅亦呼寒具糗粿今江南呼曰餽餅螻蛄山東

謂之螻蛄。吳人呼爲鯽魚也。凡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續揚雄之著而俱佚之。豈舉遠者反畧近歟？又如書中引說文、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睥。引史記集解，齊人謂之鰓。汝南淮泗之間曰顏。諸條本爲揚雄方言所有而複載之，亦爲失檢。然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  
有根柢者也。

別雅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玉搢撰。玉搢字山夫，山陽人。廩貢生，官鳳陽。

縣訓導是書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  
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  
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  
轉音均宜入之此書至於郊豐一作岐豐之類則  
郊乃岐之本字說文明云郊一作岐實屬重文偶  
然別體說文玉篇以後累千盈百何可勝收未免  
自亂其例又徵引雖博而挂漏亦夥卽以開卷東  
冬二韵覈之若大戴禮一室而有四戶八牕牕卽  
窗楚詞九嘆登逢龍而下隕兮註古本逢作蓬荀

子榮辱篇引詩下國駿蒙註今詩作駿龐莊子盜  
跖篇士皆蓬頭突鬚註蓬本作錐吳越春秋吳王  
壽夢傳使公子蓋餘燭俯註左傳備作庸史記秦  
始皇本紀秦王爲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龜策  
傳雄渠蠡門註新序有熊渠子漢書古今人表鬼  
臾區師古註云卽鬼容區陳豐師古註云卽陳鋒  
衛青傳青至籠城師古註云籠讀爲龍皆目前習  
見者乃佚而不載則推之儀禮之古文周禮之故  
書及漢人箋註某讀作某之類一一攷之所漏多

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  
滯猶可以攷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槩是固小  
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仿  
彿也

右小學類訓詁之屬一十三部一百二十二卷並文  
淵閣著錄

舊唐書經籍志以詁訓與小學分爲二家然  
詁訓亦小學也故今仍從漢志列爲小學之  
子目又爾雅首釋詁釋訓其餘則雜陳名物

蓋析其類而分之則蟲魚草木之屬與字義  
門目各殊統其類而言之則解說名物亦卽  
解釋其字義故訓詁者通名也方言釋名相  
沿繼作大體無殊至埤雅爾雅翼務求博洽  
稍泛濫矣要亦訓詁之支流也故亦連類編  
之埤雅廣要之屬蕪雜已甚則退之小說家  
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一

經部四十一

小學類二

急就章四卷

通行本

漢史游撰漢書藝文志註稱游爲元帝時黃門令蓋宦官也其始末則不可考矣是書漢志但作急就一篇而小學類末之敘錄則稱史游作急就篇故晉夏侯湛抵疑稱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通甲子北齊書稱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或

有篇字或無篇字初無一定隋志作急就章一卷  
魏書崔浩傳亦稱人多托寫急就章是改篇爲章  
在魏以後然考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  
史游所作也王愔云

案此蓋引王愔  
文字志之語

漢元帝時史

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愔漸以行之是也  
然則所謂章草者正因游作是書以所變草法書  
之後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節  
之首俱有章第幾字知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稱急  
就篇或但稱急就乃偶然異文也其書自始至終

無一複字文詞雅奧亦非蒙求諸書所可及玉臺  
新詠載梁蕭子顯烏栖曲有帶邊雜佩琥珀龍句  
馮氏校本改龍爲紅今檢此書有繫臂琅玕虎魄  
龍句乃知子顯實用此語馮氏不知而誤改之則  
遺文瑣事亦頗賴以有徵不僅爲童蒙識字之用  
矣舊有曹壽崔浩劉芳顏之推注今皆不傳惟顏  
師古注一卷存王應麟又補注之釐爲四卷師古  
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齊國山陽兩章止  
三十二章應麟藝文志考證標真定常山至高邑

句以爲此二章起於東漢最爲精確其注亦考證  
典核足補師古之闕別有黃庭堅本李燾本朱子  
越中本字句小有異同應麟所註多從顏本蓋以  
其考證精深較他家爲可據焉

說文解字三十卷

通行本

漢許慎撰慎字叔重汝南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  
是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錄一  
篇爲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爲文九千三百五十  
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註十三萬三千四百四

十字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而訓詁  
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  
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訛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  
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爲說文注  
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爲補錄又有經典  
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  
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訛變者則辨於註  
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載卷末或註義末備更爲  
補釋亦題臣鉉等按以別之音切則一以孫愐唐

韻爲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毛  
晉刊本是也明萬厯中宮氏刻李燾說文五音韻  
譜陳大科序之誤以爲卽鉉校本陳啟元作毛詩  
稽古編顧炎武作日知錄並沿其謬豈毛氏所刊  
國初猶未盛行歟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唐林罕之  
說以爲晉愷令呂忱所增考慎自序云今序篆文  
合以古籀其語甚明所記重文之數亦復相應又  
法書要錄載後魏江式論書表曰晉世義陽王典  
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

慎說文而按偶章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  
不差篆意則忱書並不用古籀亦有顯證如罕之  
所云呂忱字林多補許慎遺闕者特廣說文未收  
字耳其書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部炯字銜字  
四江部濃字之類云山字林者皆說文所無亦大  
畧可見燾以說文古籀爲忱所增誤之甚矣自魏  
晉以來言小學者皆祖慎至李陽冰始曲相排斥  
未協至公然慎書以小篆爲宗至於隸書行書草  
書則各爲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不悉以小篆

相律故顏元孫干祿字書曰自改篆行隸漸失其  
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  
各宜徐鉉進說文表亦曰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  
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二人皆精  
通小學而持論如是明黃諫作从古正文一切以  
篆改隸豈識六書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經文字與  
今本多不相同或往往自相違異顧炎武日知錄  
嘗據其汜下作江有汜源下又作江有源沓下作  
赤舄沓沓擊下又作赤舄擊擊是所云詩用毛氏

者亦與今本不同蓋雖一家之學而宗派既別亦各不相合好奇者或據之以改經則謬戾殊甚能通其意而又能不泥其迹庶乎爲善讀說文矣

案慎序自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

春秋左傳論語孝經皆古文考劉知幾史通

稱古文尙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

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

案此亦據梅賾古文而言實則孔氏原本

僅增多十六篇

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

馬遷屢采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

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之書慎不得見說文末載慎子冲上書稱慎古學受之賈逵而後漢書儒林傳又稱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是慎所謂孔氏書者卽杜林之本顧隋志稱杜林古文尙書所傳僅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案古文除去無師說者十

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數非雜以今文隋志此文亦據梅賾古文未及與漢書互校

自餘絕無師說陸德明經典釋文採馬融注甚多皆今文尙書無古文一語卽說文註中

所引亦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經

義考辨之甚明

案彝尊又謂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出古文說命始因孟子

所引而及之然此句乃徐鍇說文繫傳之語非許慎之原注彝尊偶爾誤觀移甲爲乙故今不取其說則慎所謂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

本矣以意推求漢書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云云所謂中古文卽孔氏所上之古文存於  
中秘者是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經劉向  
以古文勘定改其訛脫其書已皆與古文同  
儒者據其訓詁言之則曰大小夏侯歐陽尙  
書據其經文則亦可曰孔氏古文尙書第三  
家解說只有伏生二十八篇遞相授受餘所  
增十六篇不能詮釋遂置不言故馬融書序  
稱十六篇絕無師說也

案融序今不傳此語見孔穎達尙書正義

中使賈逵所傳杜林之本卽今五十八篇之

本則融嘗因之作傳矣安有是語哉又後漢書杜林傳稱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云云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是必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慎稱爲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慎見安國舊本也論尙書者惟說文此句最爲疑竇間若璩尙書古文疏證牽於此句遂誤

以馬鄭所註爲孔氏原本亦千慮之一失故  
附考其源流如此

說文繫傳四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  
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迹具南唐書本傳  
是書凡八篇首通釋三十卷以許慎說文解字十  
五篇篇析爲二凡鍇所發明及徵引經傳者悉加  
臣鍇曰及臣鍇按字以別之繼以部敘二卷通論  
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

陽冰臆說疑義舉說文偏旁所有而闕其字及篆  
體筆畫相承小異者部敘擬易序卦傳以明說文  
五百四十部先後之次類聚則舉字之相比爲義  
者如一二三四之類錯綜則旁推六書之旨通諸  
人事以盡其意終以系述則猶史記之自敘也錯  
嘗別作說文篆韻譜五卷宋孝宗時李燾因之作  
說文解字五音譜燾自序有曰韻譜當與繫傳並  
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迄莫光顯余蒐訪  
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

則繫傳在宋時已殘闕不完矣今相傳僅有抄本  
錢曾讀書敏求記至詫爲驚人秘笈然脫誤特甚  
卷末有熙寧中蘇頌記云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  
卷俟別求補寫此本卷三十不闕或續得之以補  
入卷二 五則直錄其兄鉉所校之本而去其所  
附之字殆後人求其原書不獲因撫鉉書以足之  
猶之魏書佚天文志以張太素書補之也其餘各  
部闕文亦多取鉉書竄入考鉉書用孫愐唐韻而  
錯書則朝散大夫行秘書省校書郎朱勗別爲反

切鉉書稱某某切而錯書稱反今書內音切與鉉書無異者其訓釋亦必無異其移掇之迹顯然可見至示部竄入鉉新附之祧祫祚三字尤鑿鑿可證者錯綜篇末其文亦似未完無可采補則竟闕之矣此書成於鉉書之前故鉉書多引其說然亦時有同異如鉉本福祐也此作備也鉉本萊耕多草此作耕名鉉本迎前頤也此作前頓也鉉本鸚大鵠也此從爾雅作天顙也又鉉本榮字下引禮記稠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錯按禮記曰臣錯按

詩曰則錯所引而鉉本淆入許氏者甚多又如覺  
字下云闕此作家本無注臣錯按疑許慎子許冲  
所言也是鉉直刪去家本無注四字改用一闕字  
其憑臆刪改非賴此書之存何以證之哉此書本  
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祗候劉允  
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  
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袤跋書中有稱  
臣次立案者張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嘗與寫  
嘉祐二字石經陶宗儀書史會要載其始末云

案是書在徐鉉校說文之前而列其後者鉉校許慎之原本以慎爲主而鉉附之此書錯所論著以錯爲主故不得而先慎也

說文繫傳考異四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汪憲撰憲號魚亭仁和人乾隆丁丑進士候選主事未就銓而卒南唐徐鍇作說文繫傳四十卷歲久散佚自明以來方以智號精於小學而通雅稱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則世罕傳本已非一日好事者秘相傳寫魚魯滋多或至於不可句讀憲所

見者猶屬影宋鈔本然已訛不勝乙因參以今本  
說文旁參所引諸書證其異同以成是編訛者正  
之其不可解者則並存以俟核定焉考洪适隸釋  
載漢石經論語碑末有而在於蕭牆之內盡包毛  
周無於一行是則考異之鼻祖經典釋文以下沿  
流而作者頗衆惟韻書字書節目繁碎從未有縷  
析舊文徹首徹末訂舛互而彙爲一編者憲作是  
書亦可云留心小學者矣末有附錄二卷乃朱文  
藻所編上卷爲諸家評論繫傳之詞下卷載錯詩

五首及其兄弟軼事亦頗費蒐羅然所收李燾序一篇採自文獻通考本所作說文五音韻譜序因通考刻本悞脫標題一行遂聯屬於說文繫傳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訂至於二徐瓊記於繫傳更爲無關以是爲例將郭璞爾雅方言註末亦附載游仙詩乎今存其上卷以資考核其下卷則竟從刪汰庶不以貪博嗜奇破著書之體例焉

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南唐徐鉉撰其書取許慎說文解字以四聲部分

編次成書凡小篆皆有音訓其無音訓者皆慎書所附之重文注史字者籀書注古字者古文也所注頗爲簡畧蓋六書之義已具於說文繫傳中此特取便簡閱故不更複贅耳據李燾五音說文韻譜序此書篆字皆其兄鉉所書鉉集載有此書序二篇後序稱韻補旣成廣求餘本孜孜讐校頗有刊正今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李

氏切韻爲正是此書鉉又更定不僅出錯一手其  
以序例注義中字添入亦鉉所爲也前序稱命錯  
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睹云  
云考後序稱又得李舟切韻則所謂切韻次之者  
當卽陸法言書卽唐韻廣韻所因也然錯所編部  
分與廣韻稍異又上平聲內痕部併入魂部下平  
聲內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又魂部之下注  
痕部附字宜部則不著別分似乎切韻原有此部  
殆不可曉或此書部分鉉亦以李舟切韻定之故

分合不同歟是書傳本甚少此爲明巡撫李顯所  
刻寒部簡澗澍瀾蘭五字當在乾蘭調調四字之  
後豪部高皐皐羔膏五字當在猥號號號鄂五字  
之後皆訛前一行麻部媯譁譁譁寥五字當在杜  
靡誇侈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訛後二行葢刻其  
書者失於校覈其後序一篇亦佚去不載今從鉉  
騎省集錄出補入以成完帙焉

重修玉篇三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梁大同九年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唐

上元元年富春孫強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陳  
彭年吳銳邱雍等重修凡五百四十部今世所行  
凡三本一爲張士俊所刊前有野王序一篇啓一  
篇後有神珙反紐圖及分毫字樣朱彝尊序之稱  
上元本一爲曹寅所刊與張本一字無異惟前多  
大中祥符勅牒一道稱重修本一爲明內府所刊  
字數與二本同而每部之中次序不同註文稍畧  
亦稱大中祥符重修本按文獻通攷載玉篇三十  
卷引晁公武讀書志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又嘗

增字釋神珙反紐圖附於後又載重修玉篇三十  
卷引崇文總目曰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刊  
吳銳直集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是宋時玉篇原  
有二本彭年等進書表稱肅奉詔條俾從詳閱訛  
謬者悉加刊定敷淺者仍事討論其勅牒所列字  
數稱舊一十五萬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  
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註  
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是彭年等大有增刪  
已非孫強之舊故明內府本及曹本均稱重修張

本既與曹本同則亦重修本矣乃刪去重修之牒  
詭稱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廣益會之名及  
卷首所列字數仍未及削改可謂拙於作偽夔尊  
序乃謂勝於今行大廣益本殆亦未見所刊而以  
意漫書歟元陸友研北禊志稱顧野王玉篇惟越  
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孃寫楷法殊精又考  
永樂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顧野王玉篇云云又引  
宋重修玉篇云云二書並列是明初上元本猶在  
而其篇字韻中所載玉篇全部乃仍收大廣益會

本而不收上元舊本顧孫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註文較繁故以多爲貴耶當時編纂之無識此亦一端矣卷末所附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及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爲言等韻者所祖近時休寧戴氏作聲韻考力辨反切始魏孫炎不始神珙其說良是至謂唐以前無字母之說神珙字母乃剽竊儒書而託詞出於西域則殊不然考隋書經籍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則遠在孫炎前又釋藏譯經字母

自晉僧伽婆羅以下可考者尙十二家亦遠在神  
珙前蓋反切生於雙聲雙聲生於字母此同出於  
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也中國以雙  
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於聰明之  
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  
緒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後始流入中  
國之韻書亦如利瑪竇後推步測驗參用西法耳  
豈可謂歐羅巴書全剽竊洛下鮮于之舊術哉戴  
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後遂據其末

而與之爭欲以求勝於彼教不知聲音之學西域  
實爲專門儒之勝於釋者別自有在不必爭之於  
此也

干祿字書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真卿之諸父也官至  
滁州刺史贈秘書監大厯九年真卿官湖  
州時書書是編勒石間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  
蜀中今湖本已泐缺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衡陽  
陳蘭孫始以湖本鈔本

國朝揚州馬曰璐得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文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秘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秘書監遂誤以爲真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訛殊爲失考其他缺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缺文八十五字改訛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還顏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而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

爲詳核其中如虫蟲圖商商凍截然兩字而  
以爲上俗下正又如貞古貌字而云貌正貞通韭  
之作韭芻之作著薑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皆  
不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  
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言字體者當以是爲酌中焉  
至二百六部之次序與廣韻間有不同或元孫所  
用乃陸法言之舊第而廣韻次序乃宋人所改歟

五經文字三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唐張參撰參里貫未詳自序題大厯十一年六月

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傳序稱  
文宗定五經劉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誤也考後  
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  
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  
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  
五經壁記云大厯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  
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  
皐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  
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闕使衆如一觀此言可

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考冊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板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尙存而其本改易者又

下卷幸部脫去畢字註十九字整字併註凡八字  
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經字樣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  
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太和七年二月敕唐  
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  
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  
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爲七十六部前載開成  
二年八月牒云准太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經字

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諸  
經之中別有疑闕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  
文則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  
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新加九經字  
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蓋二書相輔而行  
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震二書  
同石經並損缺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  
猶屬完善其間轉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  
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

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注某反或注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注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二書義例之異云爾

汗簡三卷目錄敘畧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忠恕字恕先洛陽人是書首有李建中題字後有附題兩行稱忠恕仕周朝爲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疑亦建中所記然據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及蘇軾集所載忠恕小傳並

稱宋太宗時召忠恕爲國子監主簿後流登州道  
卒則不得爲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補載周祖入京  
師時忠恕爲湘陰公推官面責馮道之賣國則先  
已仕漢題周更誤矣宋史藝文志以此書與佩觿  
並載而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則在宋代亦罕  
見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秘府大中祥符五年李  
直方得之建中初無撰人名字建中以字下註文  
有臣忠恕字證以徐鉉所言定爲忠恕所作其分  
部從說文之舊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

目字下各分注之時王球呂大臨薛尚功之書皆  
未出故鐘鼎缺焉其分隸諸字卽用古文之偏旁  
與後人以真書分部按韻繫字者不同鈍吟襍錄  
載馮舒嘗論此書以汚汙腭駛諸字援文就部爲  
疑然古文部類不能盡繩以隸楷猶之隸楷轉變  
不能盡繩以古文舒之所疑蓋不足爲累且所徵  
七十一家存於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後來談古  
文者輾轉援据大抵從此書相販鬻則忠恕所編  
實爲諸書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來矣

佩觿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朱郭忠恕撰此書上卷備論形聲訛變之由分爲  
三科曰造字曰四聲曰傳寫中下二卷則取字畫  
疑似者以四聲分十段曰平聲自相對曰平聲上  
聲相對曰平聲去聲相對曰平聲入聲相對曰上  
聲自相對曰上聲去聲相對曰上聲入聲相對曰  
去聲自相對曰去聲入聲相對曰入聲自相對末  
附與篇韻音義異者十五字又附辨證舛誤者一  
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資考

證仍並存之惠棟九經古義嘗駁忠恕以示字爲  
視而反以視爲俗字今考其中如謂車字音尺遮  
反本無居音蓋因韋昭辨釋名之說未免失於考  
訂又書號八分久有舊訓蔡文姬述其父語自必  
無訛乃以爲八體之外別分此體強爲穿鑿亦屬  
支離至於以天承口爲吳已見越絕書而引三國  
志爲徵景爲古影字已見高誘淮南子註而云葛  
洪字苑加三

案此沿顏氏  
家訓之誤

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誤

作士衡東方朔以來來爲棗本約畧近似而遂造

棗字均病微疎然忠恕洞解六書故所言具中條  
理如辨逢姓之逢音皮江反不得讀如逢遇本字  
証之漢隸字源逢字下引逢盛碑通作逢則姓氏  
之逢雖通作逢亦仍作皮江反可証顏師古之訛  
又若辨角里本作角里與角亢字無異亦不用顏  
師古恐人誤讀故加一拂之說證之漢四老神位  
神胙几石刻角里實作角里與此書合則知忠恕  
所論較他家精確多矣

古文四聲韻五卷

戶部郎中江  
啟淑家刊本

宋夏竦撰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  
良方正官至武寧軍節度使諡文莊事迹具宋史  
本傳據吾衍學古編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  
有序併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據全祖  
望鮚埼亭集有是書跋稱借鈔於范氏天一閣爲  
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蓋卽吾衍所謂僧翻本  
也此本從汲古閣影寫宋刻翻雕有慶厯四年竦  
自序卷首題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  
軍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謂前有序及全銜者矣

其書以四聲分隸古篆全祖望跋稱所引遺書八  
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實卽取汗簡  
而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雖不作可也其說固  
是然汗簡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從  
隸體猝不易尋此書以韻分字而以隸領篆較易  
於檢閱此如既有說文而徐鉉復作篆韻譜相輔  
而行固未可廢其一也惟其書由襍綴而成多不  
究六書之根柢如親卽古親字也親字下旣云古  
尚書作颯又別出一窺字訛從宀爲從穴云卽古

雲字也雲字既云說文作𩇛云字下又云王存又切韻作𩇛𩇛卽古瞿字也𩇛字下引汗簡作𩇛𩇛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𩇛以及朝𩇛聞闔協叶之類不可殫數𩇛字引古尚書是西伯𩇛黎之𩇛古字通也乃不併於𩇛字而自爲一條是由不知古文誤以一字爲二也澄卽澂字之別體澄字下引雲臺碑作𩇛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𩇛𩇛卽采字之別體采字下引雲臺碑作𩇛𩇛字下引義雲章作𩇛以及桐泉崇𩇛窺闕暮謨仙僊員圓熙熙

奉捧准準帽冒競競之類不可殫數是又由不辨俗書誤以一字爲二也覃韻之函乃函蓋字咸韻之函乃函谷字而並引南岳碑作函仙韻之鮮乃腥鮮字於古當從三魚獮韻之鮮乃鮮少字於古當從甚從少乃並云古老子作𧈧顏黃門說作𧈧古尚書作𧈧說文訓𧈧爲大訓荒爲荒蕪本爲兩字而以古尚書之荒字籀韻之𧈧字並列荒字下是不辨音義以二字合爲一也𠄎𠄎𠄎三字並出說文乃惟云𠄎字出說文𠄎𠄎字則云出貝邱長

碑古老子三字則云出天臺經幢斷字出石鼓文  
乃云出王存又切韻鎔字出說文庑字出儀禮灋  
字獻字飄字簪字出周禮乃並云出崔希裕纂古  
汭字出荀子公羊傳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隨  
所見而摭摭也簣字說文本作與乃云出唐韻夢  
字說文本作𦵏乃云出汗簡燒字說文本作𦵏乃  
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氷井丑志之類全與  
說文相同者亦不可殫數是併不辨小篆也至於  
室字云季札墓銘作𡩂季札墓銘無室字怕字云

古孝經作𠂔古孝經無怕字益杜撰矣他如𧈧𧈧  
𧈧𧈧𧈧之類相連並列猶一篆文一改篆爲隸  
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鴈字下云籀韻  
作鴈則全作隸書點畫不異更不解其何故讀是  
書者亦未可全據爲典要也所列韻目據自序云  
本唐切韻仙韻下增一宣韻與徐鍇韻譜同覃談  
二韻列於麻後陽前蒸登二韻列於添後咸前與  
顏元孫干祿字書同蓋唐制如是至齊韻之後佳  
韻之前增一移韻與二書又不同殆唐韻亦非一

本歟是則不可考矣

類篇四十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司馬光撰嘉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韻指掌圖序亦稱光嘗被命修纂類篇古文奇字蒐獵殆盡然書後有附記曰寶元三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旣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

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秘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鎮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成書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則光於是書特繕寫奏進而已傳爲光修非其實也書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稱四十五卷末一卷爲目錄用說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三其編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異形者皆

兩見二曰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三曰古義之不可知者四曰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五曰變古而失真者皆從古六曰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韻之所遺者皆載九曰字之無部分者皆以類相聚考集韻所收併重文爲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書凡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僅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較集韻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韻所遺皆載

者蓋集韻重文頗爲襍濫此書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故所刪之數多於所增之數也其所編錄雖不及說文玉篇之謹嚴然字者孳也輒轉相生有非九千舊數所能盡者玉篇已增於說文此書又增於玉篇時會所趨久則爲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難以一格拘矣

鐘鼎款識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錢塘人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是書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均作二十卷與今本相同惟陳振孫  
書錄解題作鐘鼎法帖十卷卷數互異似傳寫脫  
二字然吾邱衍學古編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  
與振孫之說亦符蓋當時原有二本也所錄篆文  
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爲本而蒐輯較廣實多  
出於兩書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載比干墓銅槃  
銘之類未免真僞襍糅然大致可稱博洽卽以卷  
首商鼎一類考之若箕鼎及維揚石刻之出於古  
器物名濟南鼎之出於向濬刻本皆非舊圖之所

有至其箋釋名義考據尤精如攷古圖釋蠆鼎云  
周景王十三年鄭獻公蠆立此書獨從博古圖以  
爲商鼎夔鼎銘五字博古圖云上一字未詳此書  
以上一字爲夔字父乙鼎銘亦五字博古圖云末  
一字未詳此書以末一字爲彝字又如博古圖釋  
召夫鼎銘詞有午刊二字此書作家刊博古圖釋  
父甲鼎作立戈父甲此書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圖  
所云立戈橫戈形者此多釋爲子字其立說並有  
依據蓋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

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訛刊悞之功非鈔撮  
蹈襲者比也尙功所著別有鐘鼎篆韻七卷蓋卽  
本此書而部分之今其本不傳然梗槩已具於此  
矣舊刻久佚此本爲明崇禎中朱謀聖所刊自序  
稱購得尙功手書本雖果否真跡無可證明然鈎  
勒特爲精審較世傳寫本爲善云

案此書雖以鐘鼎款識爲名然所釋者諸器  
之文字非諸器之體製改隸字書從其實也  
至博古圖中之因器及銘者則宜入譜錄不

在此例隋志併石經入小學以刻文同異可  
資參考之故然萬斯大石經考之類皆但溯  
源流不陳字體與小學無涉今仍附之金石  
焉

復古編十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張有撰有字謙中湖州人張先之孫出家爲道  
士是書根據說文解字以辨俗體之訛以四聲分  
隸諸字於正體用篆書而別體俗體則附載註中  
猶顏元孫干祿字書分正俗通三體之例下卷入

聲之後附錄辨證六篇一曰聯綿字二曰形聲相  
類三曰形相類四曰聲相類五曰筆迹小異六曰  
上正下譌皆剖析毫釐至爲精密然惟以說文正  
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隸書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隸  
者則曰隸作某亦顏元孫所謂總據說文則下筆  
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也樓鑰集有此  
書序稱其常篆楊時踵息菴記以小篆無菴字竟  
作隸體書之知其第不以俗體入篆爾作隸則未  
嘗不諧俗鑰序又記其爲林攄母撰墓碑書魏字

作巍終不肯去山字陳振孫所記亦同然考此書  
巍字下注曰今人省山以爲魏國之魏不言爲俗  
體別字是其說復古而不戾今所以爲通人之論  
視魏校等之詭僻盜名強以篆籀入隸者其識趣  
相去遠矣此本爲明萬厯中黎民表所刊字畫頗  
爲清析惟不載鑰序然鑰所云陳瓘程俱前後序  
則皆相符蓋猶從舊本傳刻者也

班馬字類五卷

內府藏本

宋婁機撰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寧宗

朝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提舉洞雪官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前有樓鑰序稱爲史漢字類案司馬在前班固在後倒稱班馬起於杜牧之詩於義未合似宜從鑰序之名然機跋實自稱班馬今姑仍之其書采史記漢書所載古字僻字以四聲部分編次雖與文選雙字兩漢博聞漢雋諸書大概畧同而考證訓詁辨別音聲於假借通用諸字臚列頗詳實有裨於小學非僅供詞藻之擷撿末有機自跋

二則辨論字義亦極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睂之類可以不載者亦有如璇璣玉衡本尚書杓服振振本左傳之類不得以史漢爲出典者與幾至刑措之幾不茹園葵之茹音義與今並同者一概摭拾未免小失簡汰又袁文龜牖閒評議其引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之稟當從示不當從禾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之稟當從禾不當從示二字交誤亦中其失然古今世異往往訓詁難通有是一篇區分類聚雖間有出入固不失爲考古

之津梁也

漢隸字源六卷

內府藏本

宋婁機撰是書前列攷碑分韻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漢碑三百有九魏晉碑三十有一各記其年月地里書人姓名以次編列卽以其所編之數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禮部韻畧二百六部分爲五卷皆以真書標目而以隸文排比其下韻不能載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終焉其文字異同亦隨字附註如後漢修孔子廟器碑內韓明

府名勅字叔節歐陽修謂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  
勅者而此書引繁陽令楊君碑陰亦有柱勅以證  
集古錄考核之疎又若曲江之爲曲紅引周憬碑  
遭罹之爲遭離引馬江碑陂障之爲波障引孫叔  
敖碑委蛇之爲禕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  
存梗概皆足爲考證之資不但以點畫波磔爲書  
家模範已也

六書故三十三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宋戴侗撰考姓譜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

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羣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九曰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意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

之假借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註旣用隸書又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日本音景加山不過爲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從寸木乃書爲村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爲證甚悞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猶用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而

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正  
據鎔鍾黎鋸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卯字  
解尤爲不典到此書爲一厄矣云云其詆譏甚至  
雖不爲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  
者畧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  
明也

字通一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宋李從周撰從周始末未詳據嘉定十三年魏了  
翁序但稱爲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寶祐甲寅虞

說刻書跋亦但稱得本於了翁均不及從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書以說文校隸書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爲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說文門類而分以隸書之點畫旣乖古法又旣據隸書分部乃仍以篆文大書隸書夾註於體例亦頗不協且如水字火字旣入上兩點類而下三點內又出水字火字旁三點示字類又再出水字下四點內又出水字水字如此之類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雜殊無端緒至於千字收於上兩點類獨從篆而不

從隸既自亂其例回字收於中曰字類臣字巨字  
臣字收於自字類東字收於里字類併隸書亦不  
相合均爲乖刺然其大旨出於明隸書之源流而  
非欲以篆文改隸猶顏元孫所謂去泰去甚使輕  
重合宜者宋人舊帙流傳已久存之亦可備檢閱  
也卷末別附糾正俗書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  
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減必作  
沾減規矩必作規巨心臂必作心呂鐙炷必作鐙  
主袒裼必作但裼負荷必作負何巾悅必作巾帥

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雖於古有據而今斷斷不能行其前題詞有復古編字通尙未及之畧具如左文云云似非從周之語又庀字類虛字條下旣稱今別作墟非是而此又出虛作墟非一條指爲字通所未及使出從周不應抵牾如此其或後人所竄入歟

龍龕手鑑四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遼僧行均撰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卷首僧智光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

月一日沈括夢溪筆談乃謂熙寧中有人自契丹  
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取以刻版其序末舊  
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按此本  
爲影抄遼刻卷首智光原序尙在其紀年實作統  
和和不作重熙與晁公武所說相合知沈括誤記又  
文獻通考載此書三卷而此本實作四卷智光原  
序亦稱四卷則通考所載顯然誤四爲三殆皆隔  
越封疆傳聞紀載故不免失實歟其書凡部首之  
字以平上去入爲序各部之字復用四聲列之後

南宋李燾作說文五音韻譜實用其例而小變之  
每字之下必詳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諸體則又行  
均因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之例而小變之者也所  
錄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  
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  
餘字於說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輯雖行均尊其本  
教每引中阿含經賢愚經中諸字以補六書所未  
備然不專以釋典爲主沈括謂其集佛書中字爲  
切韻訓詁殊屬不然不知括何以云爾也括又謂

契丹書禁至嚴傳入別國者法皆死故有遼一代之遺編諸家著錄者頗罕此書雖頗叅俗體亦間有舛訛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學家所宜寶貴矣

大書統二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元楊桓撰桓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人中統四年以郡諸生補濟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書監察御史終國子監司業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至大丙申其子守義進於朝詔下江浙鏤板前有翰林直學

士硯堅序又有國子博士劉泰後序而桓自序爲  
尤詳大旨以六書統諸字故名曰統凡象形之例  
十會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轉注之例十有  
八形聲之例十有八案說文本作諧聲此作  
形聲蓋從周禮之文假借  
之例十有四其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例大致因  
戴侗六書故門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則桓以  
意鈎稽自生分別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鐘鼎文次  
小篆其說謂文簡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數  
少不足於用文字備用者莫過小篆而訛謬於後

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舊  
蓋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紕繆亦卽在於是故其  
說至於不可通則變一例所變之例復不通則不  
得不又變一例數變之後紛如亂絲於是一指事  
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  
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  
聲指形有以聲指意一假借也有聲義兼借有借  
聲不借意有借意不借聲有借諧聲兼義有借諧  
聲有借近聲兼義有借近聲有借諧近聲有因借

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體有非借而借輾轉迷替幾於不可究詰蓋許慎說文爲六書之祖如作分隸行草必以篆法繩之則字各有體勢必格閼而難行如作篆書則九千字者爲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偁而改錯其支離破碎不足怪也以六書論之其書本不足取惟是變亂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則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橫決而不顧後來魏校諸人隨心造字其弊實濫觴於此置之不錄則桓穿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書

之中錄此一編以著變法所自始朱子所謂存之  
正以廢之者茲其義矣

周秦刻石釋音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錢塘人初宋淳熙中有楊  
文昂者著周秦刻石釋音一書載石鼓文詛楚文  
泰山嶧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瑯琊碑不類秦碑不  
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是書前有至大元年衍  
自序謂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圖譜爲之而削去鄭  
樵音訓又正詛楚文二字合泰山嶧山石刻字共

爲一卷而仍其書名又列諸家音注書評於後其敘石鼓次第與薛尚功楊慎本合而與今本異其曰文幾行行幾字重文闕文幾字者卽朱彞尊據以編石鼓考者也然其所謂闕文幾字者仍第執一時所見之本而言卽潘迪音訓與衍書同作於元時其音釋亦不盡同蓋金石之文摹搨有明晦裝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異也至所正詛楚文二字糾之爲縫其說於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還之爲遂則還遂二字詛楚文石本

板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然衍距今日四百年其所見之本或有異同未可執今本相詰難錄備一說要亦足廣異聞耳

字鑑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長洲人自署吳郡學生其始末則無考也文仲從父世英以六書惟假借難名因輯類韻二十卷以字爲本音爲幹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韻內字畫尙有未正者文仲因續爲是書依二百六部之韻編次

之辨正點畫刊除俗謬於諸家皆有所駁正中間如橐从禾高聲而悞作橐隙从阜从𠂔而悞作隙則糾干祿字書之失肇肇原有二字而止收肇字反以肇爲俗豎字悞从立作豎徹字悞从去作徹析字悞从片作析則糾五經文字之失如屯本訓難借爲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迪別出屯爲屯聚字於假借之義不合則糾佩觿之失他若增韻韻會諸本則舉正之處尤多大旨悉本說文以訂後來沿襲之謬於小學深爲有裨至若莧字變爲

李陟字變爲墮陸字變爲隳之類則以爲承譌旣  
久難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當然深得  
變通之宜亦非泥古駭俗者所可比也其書久無  
傳本康熙中朱彝尊從古林曹氏抄得始付長洲  
張士俊刊行之云

說文字原一卷六書正譌五卷

大學士于敏  
中家藏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官至兵部侍郎  
明郎瑛七修類稿載其降於張士誠士誠破後爲  
明太祖所誅謂元史稱其後歸鄱陽病卒爲誤考

徐禎卿翦勝野聞先有此說然朱濂修史在太祖  
時使伯琦果與士誠之黨同誅濂等不容不知至  
翦勝野聞本出依托不足爲據瑛所言殆傳聞失  
實也是二書前有至正乙未國子監丞宇文公諒  
總序說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題至正己丑而  
六書正譌則無序意其佚脫也明嘉靖元年滁陽  
于器之重刊於浙中瓊州黃芳爲序崇禎甲戌胡  
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從海陽人官中書舍人  
工於鐫篆有十竹齋印譜而集此二書篆文卽所

手書也昔許慎說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後之  
序或有義或無義不盡可考徐鍇作說文繫傳仿  
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連屬之故未免失  
之牽合伯琦是書又以慎之部分增廿二部斗  
卉斤厠𠂔𠂔也牽人又毋尤𠂔一十七部又改𠂔  
爲𠂔改箕爲其改危爲𠂔改雲爲云變其字者四  
部刪其飛几莠凶鹵矛辛𠂔鼓曰有弓蓐𠂔𠂔  
𠂔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類相從以明輾轉孳生  
之義分爲一十二部如禿字說文从人在禾中伯

琦則謂从木諧聲从禾爲謬尸字小篆一筆三折  
屈曲相連伯琦則謂爲傳寫之悞當从卧人之形  
作二筆書之與慎亦頗有異同至於以側山爲自  
倒出爲市之類訓爲轉注則仍與會意無分未免  
自我作古耳其六書正譌以禮部韻畧部分分隸  
諸字列小篆爲注先注制字之義而以隸作某某  
俗作某某辨別於下畧如張有復古編之意其間  
如芙蓉之蓉必書爲頌枝幹之幹必書爲干多牽  
強而不可行且全書皆用今韻而宜字則以篆文

從多諧聲移於歌韻全書皆用小篆而香字乃從古文作𣎵別注小篆作𣎵如斯之類尤未免爲例不純大抵伯琦此二書推衍說文者半參以已見者亦半瑕瑜互見通蔽相仿不及張有復古編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楊桓六書統之糅襍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姑存以備一解亦兼收並蓄之意云爾

漢隸分韻七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時代考其分韻以一東二冬三江等標目是元韻非宋韻矣其書取洪适等所

集漢隸依次編纂又以各碑字迹異同縷列辨析考吾邱衍學古編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門其第七條隸書品中列有隸韻兩冊麻沙本與隸韻爲一

副刊

案此隸韻謂劉球碑本隸韻十卷

字體不好以其冊數少乃

可常用之故列目於此云云疑卽此本顧藹吉隸辨序稱別有漢隸分韻字旣乖離迹復醜惡其詆謾此書與吾邱衍畧同然二人第以書迹筆法論耳要其比較點畫訂正舛互亦有足資考證者前人舊本寸有所長要未可竟從屏斥也

六書本義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原名古則餘姚人宋秦悼惠王  
之後明初徵修洪武正韻持議不協出爲中都國  
子監典簿罷歸尋以薦爲瓊山縣教諭事迹具明  
史文苑傳焦竑筆乘稱其字學最精行世者惟六  
書本義及學範六篇學範蕪襍殊無可取是編六  
書論及六書相生諸圖大抵祖述鄭樵之說其凡  
例有曰說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爲三百六十  
部不能生者附各類後今以其說考之若說文畧

字爲一部以畺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田部說文  
包字爲一部以胞匏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勹部  
說文𠂔字爲一部以幾幽字爲子而撝謙則併入  
幺部凡若此類以母生子雖不過一二而未嘗無  
所生之子與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併  
之似爲未當又若說文儿部儿讀若人充允諸字  
從之與人字異體而撝謙則併入人部說文本部  
皐字從本從白而撝謙誤以從白爲從自附入自  
部則于字體尤舛葦於各部之下辨別六書之體

頗爲詳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錄而存之以不  
沒所長焉

奇字韻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編標字體之  
稍異者類以四聲故曰奇字考六書以說文所載  
小篆爲正若衛宏揚雄所學則別有古文奇字以  
非六書偏旁所可推也此書以奇字標名而若說  
文引經豐其屋豐作豐克岐克嶷嶷作嶷靜女其  
姝姝作姝庶草繁廡廡作無天地絪縕作壹寔營

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株故源源而來源源作譟譟  
泣血漣如漣作漣之類雖與今經文小異而皆有  
六書偏旁可求則正體而非奇字且此類甚多亦  
不勝載如說文引尙書嵎夷作嵎鏤引論語友便  
辟便作譟引詩赫兮喧兮喧作愔引周禮膳膏臊  
臊作鰮孤乘夏巡巡作輶引易包荒用馮河荒作  
兗引詩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馬服作犗  
引書濬畎澮距川畎澮作々々引春秋傳翫歲而  
惕日翫作忼惕作湫引易夫乾確然確作崔引春

秋傳執玉情情作情引詩納于凌陰步作賸引論語白圭之玷玷作刂引書闕四門闕作闕異同之處不可殫數此書所載殊不及十之二三至於岷之作汶禱之作調皆假借字而亦概列爲奇字尤屬不倫又如藹字下但注一災字而不云本鹽鐵論罕被寇藹藹音災藹字下但注一墻字而不云本管子地員篇行廡落房元齡注爲行廡及籬落闕字下但注一開字而不云本漢書匈奴傳乃遣閼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及今欲與漢圍大關顏師

古注闔與開同荏字下但注一槎字而不云本漢書貨殖傳然猶云山不荏藥師古注荏古槎字闔字下但注一闔字而不云本漢書揚雄傳東鄰昆崙西馳闔闔師古注闔與闔同則全迷其所出其字下注音該但引曹植詩而不知淮南子爨其燧火高誘註其音該汧字下注音流但引賈誼傳朝廷之視端汧平衡而不知考荀子榮辱篇其汧長矣楊倞注汧古流字則不測其所始又如冬韻載案字引說文而不知漢書地理志蒼梧師古曰梧

古松字與案同一古今字賁字下注云古文斑而不知荀子疆國篇曰如此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倞注賁讀如墳漢書翟方進傳賁麗善爲星師古曰賁音肥蜎字下注與猿同而不知漢書李廣傳又作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其闕佚又不可枚舉蓋愼充於腹笥特就所記憶者錄之故於諸書不暇詳考然於秦漢載籍亦已十得三四講六書者去其疵而取其醇或亦不無所助焉

古音駢字一卷續編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古音駢字一卷明楊慎撰續編五卷

國朝莊履豐莊鼎鉉仝撰古人字少而韻寬故用字  
往往假借是書取古字通用者以韻分之各註引  
用書名於其下由字體之通求字音之通於秦漢  
以前古音頗有考證但遺缺過多牽合亦復時有  
卽以開卷東冬韻論之如荀子議兵篇云案角鹿  
捶隴動種東籠而近耳註曰隴動新序作龍種禮  
論篇曰彌龍註曰彌如字又讀爲弭楚詞九章曰  
蓀詳擧而不聞補註云詳與佯同九嘆曰登逢龍

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註云逢龍一作逢古本  
作蓬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曰大夫曳庸註曰  
左傳作后庸國語舌庸史記五帝本紀曰其後有  
劉累擾龍應劭曰擾音柔故五帝本紀又曰擾而  
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則擾柔字通倉公列傳曰臣  
意診其脈曰迴風注曰迴音洞言洞入四肢漢書  
地理志曰都龐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龔揚雄  
傳曰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頌讀若容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註

曰今詩爲駿龐五帝德篇曰鳥獸昆虫考說文以虫爲虺然漢代碑刻卽用虫爲蟲則虫蟲通此書原本續本均未舉及則採摭之未備也又如原本於蠱門二字註出荀子而史記龜策列傳亦作蠱門乃不註續本於蠱冬滿冬門冬引爾雅註而山海經曰其草多芍藥蠱冬乃不註又引廣雅腐句二字謂句胃通而管子內政篇曰平正擅句註曰和氣獨擅句中亦古胃字乃亦不註則訓釋之未詳也他如園鍾函鍾是黃鐘林鐘別名非黃通爲

園林通爲面其浸盧維讀作盧灘恐亦鄭元之改  
字未可盡概以古音乃一例定爲通用未免附會  
然大勢徵引賅洽足資考證古字之見於載籍者  
十已得其四五矣

俗書刊誤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第一卷至第四  
卷類分四聲刊正訛字若丰之非丰容不從谷是  
也第五卷考字義若赤之通尺鼬之同猶是也第  
六卷考駢字若句婁之不當作岫樓辟厯之不當

作霹靂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對之改口從士本  
於漢文疊之改晶從晶本於新莽是也第八第九  
卷考音同字異若庖犧之爲炮羲神農之爲神由  
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異若敦有九音直凡兩讀  
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襍字若山岐曰岔水岐曰  
汊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與禾支之  
與攴是也其辨最詳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論愈  
於拘泥篆文不分字體者多矣

字彙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葉秉敬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萬曆辛丑  
進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叅議尋移南瑞未行而  
卒秉敬學頗淹通著書四十餘種是編乃取字形  
似而義殊者分類註之與郭忠恕佩觿大旨畧同  
每字綴以四言歌訣則秉敬自創之體例凡例謂  
孿子眉目髮膚雖無別而伯仲先後弗淆當察乎  
子母相生之微而引伸觸類故其說悉根柢說文  
毫釐辨析於偏旁點畫分別了然又該以韻語便  
於記誦亦小學入門之津筏也其書爲杭人潘之

淙所刻前有篆體辨訣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  
文偏旁之同異不知何人所撰由來已久之淙以  
其與此書可互相參究故附刊以行其區別形體  
亦頗有資於六書惟其末比舊本增多一百二十  
四句則紕繆杜撰不一而足如謂抽字不當從由  
咽字不當從因已顯與說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  
如瑟上加一對內從干均極訛悞至勇本從甬而  
云角力爲勇稷古文省畀而云與槐柳同此類尤  
爲乖舛蓋無識者所竄入不足依據今姑從原本

錄之而糾正其失於此庶不疑悞後學焉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康熙五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古小學存於今者惟說文玉篇爲最舊

說文體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無次序亦難檢閱類篇以下諸書則惟好古者藏弄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然字彙疎舛正字通尤爲蕪雜均不足依據康熙四十九年乃

諭大學士陳廷敬等刪繁補漏辨疑訂訛勒爲此書仍兩家舊目以十二辰紀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總目檢字辨似等韻各一卷殿以補遺備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畫之多寡爲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先列唐韻廣韻集韻韻會正韻之音唐韻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鉉校說文所用卽唐韻之翻切也次訓釋其義次列別音別義次列古音均引證舊典詳其始末不使一語無稽有所考辨卽附於注末又每字必載古

體用說文例改從隸書用集韻例兼載重文別體  
俗書訛字用于祿字書例皆綴於注後用復古編  
例仍從其字之偏旁別出於諸部用廣韻互見例  
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畫多寡例於其數之末則  
說文之新附禮部韻畧之續降例也其補遺一卷  
收稍僻之字備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  
所載務使包括無遺蓋拘泥古義者自說文九千  
字外皆斥爲僞體遂至音韻必作音均衣裳必作  
衣尙韓愈書爲韓滂諸葛亮書爲諸葛諒動生滯

礙於事理難通固爲不可若夫孫休之所自造王  
起之所未識傳奕之稱聖人段成式之作璣字皆  
考之古而無徵用之今而多駭存而並列則通儒  
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則淺識疑其挂漏別爲附錄  
等諸外篇尤所謂去取得中權衡盡善者矣

御製序文謂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  
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信乎六書  
之淵海而七音之準繩也

御製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二

卷

乾隆三十六年奉

勅撰我

國家發祥長白實金源之舊疆金史章宗本紀載明  
昌五年以葉魯谷神始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  
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  
國字爲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太祖命完  
顏希尹撰國字其後熙宗亦製字並行希尹所製  
謂之大字熙宗所製謂之小字其字波磔繁密頗

類籀文當時必有字書今已無考惟趙岫石墨鐫  
華所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畧郎君行記一篇僅  
存其形製而已蓋有元一統之後其法漸不傳也  
我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

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

國語成句尙未別爲書體

太宗文皇帝始

命巴克什庫爾纏初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

語今內閣所貯舊籍

今謂之老檔

卽其初體厥後增加

圈點音義益詳亦如籀變小篆隸變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趨於精密我

聖祖仁皇帝虛口傳筆受或有異同乃

命別類分門一一排纂勒爲清文鑑一書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譯其文

皇上復

指授館臣詳加增定爲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

二每條皆左爲

國書右爲漢語

國書之左譯以漢音用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

國書惟取對音以

國書之聲多漢字所無故三合以取之漢字之聲則  
國書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

欽定新語一一載入尤爲詳備蓋字者孳也許慎說文  
九千餘字揚雄方言已增至一萬一千九百餘字  
陸法言切韻一萬二千五十六字陳彭年等重修

廣韻已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呂忱字林  
丁度集韻以下更莫能殫記是由名物日繁記載  
遂不能不備

聖人制作亦因乎勢之自然爲事之當然而已伏而讀  
之因漢文可以通

國書因

國書可以通漢文形聲訓詁無所不具亦可云包羅  
巨細辨別精微者矣書中體例兼列字體字音宜  
入訓詁類中然譯語得音駢音爲字與訓詁之但

解音以義者不同故仍列諸字書類焉

御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三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

勅撰初

聖祖仁皇帝勅撰清文鑑

皇上既

命補注漢字各具翻切釋文嗣以蒙古字尙未備列因再命詳加考校續定是編以

國書爲主而貫通於蒙古書漢書每

國語一句必兼列蒙古語一句漢語一句以明其義

又以蒙古字漢字各對

國語之音以定其聲漢字之音不具則三合以取之  
蒙古字之音不具則分各種讀法寫法收法以取  
之經緯貫穿至精密而至明顯循文伏讀無不一  
覽了然考遼史太祖本紀稱神冊五年始製契丹  
大字天贊三年詔礪闕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  
漢字紀其功云云然則三體互通使彼此共喻實  
本古義許慎作說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

互證其字揚雄作方言每一語一物亦具載某地  
謂之某以互證其語則三體彙爲一編使彼此相  
釋亦因古例用達書名於四方雖成周大同之盛  
亦無以踰於斯矣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

勅撰先是乾隆二十年

威弧遙指戡定伊犁續又削平諸回部崑崙月窟咸隸

黃圖琛賁旅來狄鞮重譯乃

命考校諸番文字定著是編其部族之別曰天山北路  
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門目之別曰地曰  
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別首列

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書詳注其名義次以三合切  
音曲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  
排比連綴各注其譯語對音使綱舉目張絲連珠  
貫考譯語之法其來已久然國語謂之舌人特通  
其音聲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傳稱楚人謂乳爲  
穀謂虎爲於菟公羊傳稱吳人謂善爲伊謂道爲

緩亦於附近中國者通其聲音之異非於遐荒絕域識其書體辨其音讀也惟隋志載有蕃爾雅其書不傳度其所載亦不過天曰撐犁子曰孤塗之類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書止一卷疏畧尤可想見又輟耕錄載元杜本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外蕃書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然統以五聲則但能載其單字不能聯貫以成文且外國之音多中國所不具而本以中國之字領韻乖舛必多蓋前代帝王聲教未能遠

播山川綿邈輾轉傳聞自不免於訛漏有元雖混  
一輿圖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區  
區掇拾亦未能通其語言我

國家重熙累洽含識知歸我

皇上又神武奮揚濛汜以東皆爲屬國雁臣星使來往  
駢闐旣一一諳其字形悉其文義迨編摩奏

進又一一

親御丹毫

指示改正故能同條共貫和會諸方一展卷而異俗殊

音皆如面語非惟

功烈之盛爲千古帝王所未有卽此一編亦千古帝王  
所不能作矣

隸辨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顧藹吉撰藹吉號南原長洲人是書鈞摹漢隸  
之文以宋禮部韻編次每字下分注碑名併引碑  
語前有自序云銳志精思采摭漢碑所有字以爲  
解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源又云字源多  
錯謬舛舛再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

從隸釋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今考此書字形  
廣狹與世所刻婁機漢隸字源相同是陰以機書  
爲藁本且漢碑之出於機後者僅魯孝王刻石太  
室少室開母諸石闕及尹寅孔褒曹全張遷韓仁  
數種視機書所列不過百分之一二機所見三百  
九種其存於今者不過景君孔和史晨韓勑孔謙  
孔宏魯峻鄭固孔宙蒼頡衡方張壽孔彪潘乾武  
榮王渙鄭季宣白石神君西狹頌郾閣頌二十餘  
種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餘種

之外縱舊拓流傳亦斷壁零璣偶然一遇決不能如是之多藹吉何山得見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則所云不備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憑又每字下所引碑語亦多舛錯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誤去躬字宿字下引孔彪碑諾則不宿誤連上文如毛二字爲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婁句悞以爲後碑秦字下引華山碑改秦淫祀句悞以爲韓勅碑此或讀碑時偶不及檢至通字下引唐扶頌通天之祐而唐扶頌實無此語蓋以

隸釋所載受天之祐句與前行通天三統句適相  
齊而誤寫之是尤僅據隸釋未見原碑之一證洪  
适之書具在安得諱所自來乎卽以原碑尙存者  
如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并碑陰碑兩側字數較多  
文義尙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驥思嘆卽師鏡而師  
字下引之誤截師鏡二字連下文顏氏二字爲句  
碑云更作二輿朝車威熹而車字下引之誤以作  
二輿朝車爲句碑云仁聞君風耀敬咏其德而聞  
字下引之誤以聞君風耀爲句其君字下所引亦

然碑云長期蕩蕩於盛而長字下引之誤截去於  
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誤連下  
文仁字爲句碑陰有陳國苦虞崇之文苦者縣名  
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誤作陳國苦虞  
碑陰有雒陽李中伯之文而中字下引之誤截去  
伯字又有藉加進子高之文而進字下引之誤截  
去藉字碑側有河南偃師度徵漢賢之文其旁別  
有河南偃師骨鄰通國一人顯然可証乃偃字泐  
痕似厚字遂誤以爲厚又不知偃偃通用復贅辨

河南有偃師無厚師至於鄉字下引碑側題名金鄉師耀不知此乃碑陰小字後人所加非漢字亦非碑側又於率字下引碑陰魯孔方廣率不知碑文明是廣平惟明王雲鷺刊隸釋始誤爲廣率是併現存之碑亦僅沿襲舊刻未及詳考乃云採撫漢碑其亦誣矣惟其於婁機以後續出之碑盡爲摹入修短肥瘠不失本真則實足補字源之闕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說文次第辨正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處亡者引

某書云在某處具有引證以年代先後爲次條理頗爲秩然則較字源碑目爲詳核後附隸八分考筆法二篇採輯舊說亦均有裨後學與婁氏書相輔而行固亦不必盡以重儻譏也

篆隸考異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周靖撰靖字牧寧吳縣人明吏部文選司郎中周順昌之曾孫也是書辨別篆隸異同用意與張有復古編相類其小異者有書以篆文爲綱而附列隸字之正俗此則以隸字爲綱於合六書者註

曰隸不合六書者註曰俗於隸相通而篆則不相

假借者註曰別

如隸字好醜之好與好惡之好而爲一字篆則分好敗二字之類

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說文分部五百四十此則以隸字點畫多少爲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讀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較易於尋檢大旨斟酌於古今之間盡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爲怪僻難行之論其凡例有曰庖犧畫卦已開書契之宗降至小篆無慮幾變然許叔重以前雖有周鼓秦碑究無成書可據故鄭樵曰六書無傳惟藉說文此

考以說文爲主鐘鼎款識一槩不錄又曰如彌苗等字止載說文而剛曲見於經史反覺簡易此攷寧取其簡無取其繁故去牛與艸是非悖謬說文實欲羽翼經史閱者可舉一以例百云云汪琬作是書序亦以泥古變古二者交譏而稱是書上引六經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詳至悉而未嘗有詭異之說其論允矣其書未有刊板此本爲康熙丙辰長洲文倉所手錄篆文頗爲工整迥非鈔胥所能驗其私印有小停雲字蓋文徵明之

裔故筆法猶有家傳歟今錄存其書以著顏元孫  
去泰去甚之義俾從俗而戾古與從古而不可行  
於今者均知爲別擇焉

右小學類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七十八卷皆文  
淵閣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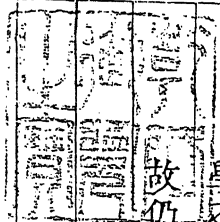
篆字體與世爲變遷古文籀文不可以繩小

篆小篆不可以繩八分八分不可以繩隸隸

今之楷書然其相承而變則源流一也故古今字

書統入此門至急就章之類但有文字而不

講六書然漢志列之小學家觀陸羽茶經所  
引司馬相如凡將篇亦以韻語成句知古小  
學之書其體如是說文解字猶其後起者也  
故仍與字書並列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二

經部四十二

小學類三

廣韻五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世行廣韻凡二本一爲宋陳彭年邱雍等所重修一爲此本前有孫愐唐韻序注文比重修本頗簡朱彞尊作重修本序謂明代內府刊板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刪之然永樂大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

廣韻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內府板同題曰  
乙未歲明德堂刊內匡字紐下十二字皆闕一筆  
避太祖諱其他宋諱則不避邵長衡古今韻畧指  
爲宋槧雖未必然而平聲東字注中引東不訾事  
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訛作舜之後熊忠韻會舉  
要已引此本則當爲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刪也又  
宋人諱殷故重修本改二十一殷爲欣此尚作殷  
知非作於宋代且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難於成  
詩間或附入真諄臻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

隱五松驛詩不一而足說文所載唐韻翻切殷字  
作於身切欣字作許巾切亦借真韻中字取音並  
無一字通文此本注殷獨用重修本始註欣與文  
通尤確非宋韻之一徵考唐志宋志皆載陸法言  
廣韻五卷則法言切韻亦兼廣韻之名又孫愐以  
後陳彭年等以前修廣韻者尚有嚴寶文裴務齊  
陳道固三家重修本中皆列其名氏郭忠恕佩觿  
上篇尚引裴務齊切韻序辨其老考二字左回右  
轉之訛知三家之書宋初尚存此本蓋卽三家之

一故彭年等所定之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  
有此廣韻又景德四年敕牒稱舊本注解未備明  
先有此注文簡約之廣韻也彛尊精於考証乃以  
此本爲在後不免千慮之一失矣惟新舊廣韻皆  
在集韻之前而上去二聲乃皆用集韻移併之部  
分不入二聲又不從集韻移併疑賈昌朝奏併十  
三部以後校刻廣韻者以儼謙檻陷鑑六部字  
數太窄改從集韻以使用咸銜嚴業洽狎六部字  
數稍寬則仍其舊而未改觀徐鍇說文韻譜上聲

以洪檻儼相次去聲以陷鑑險相次則唐人舊第  
可知也此於四聲次序前後乖違殊非體例以朱  
槩如是今姑仍舊本錄之而附訂其誤如右

重修廣韻五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朱陳彭年邱雍等奉勅撰初隋陸法言以呂靜等  
六家韻書各有乖互因與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  
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爲切韻五卷  
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註  
後郭知元關亮薛峒王仁煦祝尚邱遜有增加天

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恂重爲刊定改名唐韻後嚴  
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  
舊本偏旁差訛傳寫漏落又注解未備乃命重修  
大中祥符四年書成賜名大宋重修廣韻卽是書  
也舊本不題撰人以丁度集韻考之知爲彭年雍  
等爾其書二百六韻仍陸氏之舊所收凡二萬六  
千一百九十四字考唐封演聞見記載陸法言韻  
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則所增凡一萬四千  
三十六字矣此本爲蘇州張士俊從宋槧翻雕中

間已缺欽宗諱蓋建炎以後重刊朱彛尊序之力  
斥劉淵韻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焮於問之非然  
此本實合殷隱焮於文吻問彛尊未及檢也註文  
凡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較舊本爲詳而  
冗漫頗甚如公字之下載姓氏至千餘言殊乏翦  
裁東字之下稱東宮得臣爲齊大夫亦多紕繆考  
孫愐唐韻序稱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田土地物  
產山河草木禽獸蟲魚備載其間已極蔓引彭年  
等又從而益之宜爲丁度之所譏潘耒序乃以註

文繁複爲可貴是將以韻書爲類書也著書各有體例豈可以便於剽剗遂推爲善本哉流傳旣久存以備韻書之源流可矣

集韻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舊本題宋丁度等奉勅撰前有韻例稱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建言陳彭年邱雍等所定廣韻多用舊文繁畧失當因詔祁戩與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李淑

爲之典領晁公武讀書志亦同然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奏於英宗時非仁宗時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其書凡平聲四卷上聲去聲入聲各二卷共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視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字

案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應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於數乃合原本悞以二萬爲一萬今熊忠韻會舉要稱舊韻但作平聲一二三四改正

集韻乃改爲上下平今檢其篇目乃舊韻作上下平此書改爲平聲一二三四忠之所言殊爲倒置惟廣韻所注通用獨用封演見聞記稱爲唐許敬宗定者改併移易其舊部則實自此書始東齋紀事稱景祐初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詔度等改定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其事也今以廣韻互校平聲併殷於文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

銜上聲併隱於吻去聲併廢於墜代併焮於問入  
聲併迄於物併業於葉帖凡得九韻不足十三然  
廣韻平聲鹽添咸銜嚴凡與入聲葉帖洽狎業乏  
皆與本書部分相應而與集韻互異惟上聲併儼  
於琰忝併范於賺檻去聲併釅於豔柶併梵於陷  
鑑皆與本書部分不應而乃與集韻相同知此四  
韻亦集韻所併而重刊廣韻者誤據集韻以校之  
遂移其舊第耳其駁廣韻注凡姓望之出廣陳省  
系既乖字訓復類譜牒誠爲允協至謂兼載他切

徒釀細文因併刪其字下之互注則音義俱別與  
義同音異之字難以遽明殊爲省所不當省又韻  
主審音不主辨體乃篆籀兼登雅俗並列重文複  
見有類字書亦爲繁所不當繁其於廣韻蓋亦互  
有得失故至今二書並行莫能偏廢焉

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正光有  
溫公易說已著錄光祖字宏道自稱洛邑人其始  
末未詳考江南通志儒林傳載元邵光祖字宏道

吳人研精經傳講習垂三十年通三經所著有尚書集義當卽其人洛邑或其祖籍歟據王行後序作於洪武二十三年稱其歿已數年則元之遺民入明尚在也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之首干官爲開合韻之首舊有檢例一卷光祖以爲全背圖旨斷非光作因自撰爲檢圖之例附於其後考光自序實因集韻而成是圖光祖乃云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

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爲二十圖餘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音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則是據廣韻也然光祖據光之圖以作例則其例仍與圖合所註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補原圖所未備光例旣佚卽代以光祖之例亦無不可矣光書反切之法據嘉定癸亥董南一序云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

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  
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所謂雙聲疊  
韻諸法與今世所傳劉鑑指南諸門法並同惟音  
和類隔二門則大相懸絕檢例云取同音同母同  
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取唇重唇輕舌頭舌  
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濁同者謂之類隔是音和  
統三十六母類隔統唇舌齒等二十六母也劉鑑  
法則音和專以見溪羣疑爲說而又別立爲一四  
音和四一音和兩門類隔專以端知八母爲說又

別出輕重重輕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門似乎推而益密然以兩法互校實不如原法之簡該也其廣韻類隔今更音和一條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韻取字於音和之理至爲明了獨其辨來日二母云日字與泥娘二字母下字相通辨匣喻二字母云匣闕三四喻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卽透切之法一名野馬跳澗者其法殊爲牽強又其法兼疑泥羣明等十母此獨舉日泥匣喻二母亦爲不備是則原法之疎不可以立制者矣等韻之

說自後漢與佛經俱來然隋書僅有十四音之說  
而不明其例華嚴四十二字母亦自爲梵音不隸  
以中國之字玉篇後載神珙一圖廣韻後列一圖  
不著名氏均粗舉大綱不及縷舉節目其有成書  
傳世者惟光此書爲最古孫奕示兒編辨不字作  
逋骨切惟據光說知宋人用爲定韻之祖矣第光  
傳家集中下至投壺新格之類無不具載惟不載  
此書故傳本久絕今惟永樂大典尚有完本謹詳  
爲校正俾復見於世以著等韻之舊譜其例不過

如此且以見立法之初實因集韻而有是書非因是書而有集韻凡後來紛紛轆轤均好異者之所爲焉

韻補五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吳棫撰棫字才老武夷徐戴爲是書序稱與戴本同里而其祖後家同安王明清揮塵三錄則以爲舒州人疑明清悞也宣和六年第進士召試館職不就紹興中爲太常丞以爲孟仁仲草表忤秦檜出爲泉州通判以終戴序稱所著有書禪傳詩

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凡五種  
陳振孫書錄解題詩類載械毛詩補音十卷註曰  
械又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小學類載械韻  
補五卷註曰械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今  
補音已亡惟此書存自振孫謂朱子註詩用械之  
說朱彛尊作經義考未究此書僅五卷於補音十  
卷條下誤註存字世遂謂朱子所據卽此書莫敢  
異議考詩集傳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五  
紅反駟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紅反漢廣篇

廣音古曠反泳音于誑反綠衣篇風音孚惰反之  
類爲此書所無者不可殫舉免置篇仇音渠之反  
以與達叶此書乃據韓詩達作尪音渠尤反以與  
仇叶顯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語錄稱械音務爲  
蒙音嚴爲莊此書有務而無嚴周密齊東野語稱  
朱子用械之說以艱音巾替音天此書有艱而無  
替則朱子所據非此書明甚蓋械音詩音楚辭皆  
據其本文推求古讀尚能互相比較粗得大凡故  
朱子有取焉此書則泛取旁搜無所持擇所引書

五十種中下逮歐陽修蘇軾蘇轍諸作與張商英  
之僞三畧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故叅錯冗雜漫  
無體例至於韻部之上平註文殷元覓痕通真寒  
桓刪山通先下平忽註侵通真覃談咸銜通先鹽  
沾嚴凡通刪上聲又註梗耿靜迴拯等六韻通軫  
寢亦通軫感敢琰忝謙檻儼范通銑去聲又註問  
焮通震而願恩恨自爲一部諫禰通霰而翰換自  
爲一部勘闕通翰豔枯歛通霰陷覽梵通諫割爲  
三部入聲又註勿迄職德緝通質爲一部曷末黠

戛屑薛葉帖業乏通月爲一部顛倒錯亂皆亘古  
所無之臆說世儒不察乃執此書以誣朱子其真  
殊甚然自宋以來著一書以明古音者實自械始  
而程迥之韻式繼之迥書以三聲通用雙聲互轉  
爲說所見較械差的今已不傳械書雖牴牾百端  
而後來言古音者皆從此而推闡加密故闕其繆  
而仍存之以不沒筭路縊縷之功焉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畧五卷附貢舉條式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

家藏  
本

禮部韻畧舊本不題撰人晁公武讀書志云丁度撰今考所併舊韻十三部與度所作集韻合當出度手其上平聲三十六桓作歡則南宋重刊所改觀卷首載郭守正重修條例稱紹興本尚作桓是其證也考曾慥類說引古今詞話曰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試官亦閩人遂中選是宋初程試用韻尚漫無章程自景祐以後勅撰此書始著爲令式迄南宋之末不改然收字頗狹如歡韻漏判字添韻漏尖字

之類嘗爲俞文豹吹劍錄所議故元祐中博士孫  
諤紹興中朝散大夫黃積厚福州進士黃啟宗淳  
熙中吳縣主簿張貴謨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吳杜  
皆屢請增收而楊伯昂亦作九經補韻以拾其遺  
然每有陳奏必下國子監看詳再三審定而後附  
刊韻末其間或有未允者如黃啟宗所增躋一作  
齊鰥一作矜之類趙彥衛雲麓漫鈔尚駁詰之蓋  
旣經廷評又經公論故較他韻書特爲謹嚴然當  
時官本已不可見其傳於今者題曰附釋文互註

禮部韻畧每字之下皆列官註於前其所附互註則題一釋字別之凡有二本一本爲康熙丙戌曹寅所刻冠以余文煊所作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序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重修條例十則淳熙文書式一道考守正所重修者名紫雲韻今尚有傳本已別著錄則此本非守正書又守正條例稱德隆註痾僂其捌之辨似失之拘今此本無此註則亦非德隆書觀守正序稱書肆板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註釋易一標題然則當日韻畧

非一本此不知誰氏所刻而仍冠以舊序及條例其條例與書不相應而淳熙文書式中乃有理宗御名是則移掇添補之明證也一本爲常熟錢孫保家影抄宋刻前五卷與曹本同但首無序文條例而末附貢舉條式一卷凡五十三頁所載上起元祐五年下至紹興五年凡一切增刪韻字廟諱祧諱書寫試卷格式以及考校章程無不具載多史志之所未備猶可考見一代典制視曹本特爲精善惟每卷之末各以當時避諱不收之字附錄

一頁據跋乃孫保所加非原書所有今削去不載  
以存其舊至曹寅所刻不完之本則附見於此不  
別著錄焉

增修互註禮部韻畧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毛晃增註其子居正校勘重增諸家所稱增韻  
卽此書也晃嘗作禹貢指南居正嘗作六經正悞  
皆已著錄是書因禮部韻畧收字太狹乃蒐采典  
籍依韻增附又韻畧之例凡字有別體別音者皆  
以墨闌圈其四圍亦往往舛漏晃併爲釐定於音

義字畫之誤皆一一辨證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訂正四百八十五字居正續拾所遺復增一千四百二字各標總數於每卷之末而每字之下又皆分註其曰增入曰今圈曰今正者皆晃所加曰重正者皆居正所加其辨論考證之語則各署名以別之父子相繼以成一書用力頗爲勤摯其每字疊收重文用集韻之例每字別出重音用廣韻之例然不知古今文字之別又不知古今聲韻之殊如東部通字紐下據

漢樂府增一桐字是以假借爲本文同字紐下據  
幽風增一重字是以省文爲正體又如先部先字  
紐下據漢樂府增一西字是以古音入律詩煙字  
紐下據杜預左傳註增一殷字是以借聲爲本讀  
皆所謂引漢律斷唐獄者不古不今殊難依據較  
歐陽德隆互註之本殆不止上下床之別特其辨  
正訓詁考正點畫亦頗有資於小學故後來字書  
韻書多所徵引而洪武正韻之註據是書者尤多  
焉錄而存之亦足以備簡擇也明代刊板頗多訛

此外本凡宋代年號皆空一格猶從舊式末題太  
歲丙午仲夏秀巖山堂重刊蓋理宗淳祐四年蜀  
中所刻視近本特爲精善云

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押韻釋疑宋紹定庚寅廬陵進士歐陽德隆撰景  
定甲子郭守正增修守正字正己自號紫雲山民  
永樂大典所引紫雲韻卽此書也初德隆以禮部  
韻畧有字同義異義同字異者與其友易有開因  
監本各爲互註以便程試之用辰陵余文煊爲之

序後書肆屢爲刊刻多所舛亂守正因取德隆之  
書參以諸本爲刪削增益各千餘條以成此書前  
載文煇序次守正自序次重修條例次紹興新制  
次韻字沿革次前代名姓有無音釋之疑次韻畧  
音釋與經史子音釋異同之疑次韻畧字義與經  
史子字義異同之疑次經史子訓釋音義異同之  
疑次本韻字異義異經史子合而一之之疑次兩  
韻字同義同而無通押明文者次押韻經前史後  
之疑次經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次有司去取之疑

次世俗相傳之誤次賦家用韻之疑次疑字次字  
同義異次正誤次俗字皆列卷首其每字之下先  
列監註次列補釋次列他韻他紐互見之字詳其  
音義點畫之同異而辨其可以重押通用與否多  
引當時程試詩賦某年某人某篇曾押用某字考  
官看詳故事以證之每韻之末列紹興中黃啟宗  
淳熙中張貴謨等奏添之字或常用之字而官韻  
不收者如𪛗𪛗之𪛗諸字則註曰官韻不收宜知  
考證頗爲詳密但孰爲德隆原註孰爲守正之所

加不復分別未免體例混淆耳別本禮部韻畧註  
文甚簡與此不同而亦載文煇守正二序及重修  
條例十則然其書與條例絕不相應疑本佚其原  
序而後人移掇此書以補之也所載淳熙文書式  
數條列當時避諱之例甚詳如慶元中議宏字殷  
字已祧不諱可押韻不可命題紹興中指揮以威  
字代桓字如齊威魯威之類可用不可押丁丑福  
州補試士人押齊威字見黜諸條尤爲明白名曰  
釋疑可謂不忝其名矣其書久無刊板此本猶從

宋槧鈔出曹寅所刻別本序中闕六字條例中闕二字此本皆完知寅未見此本也

九經補韻一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宋楊伯喆撰伯喆字彥思號涿齋自稱代郡人然南宋時代郡已屬金蓋署郡望也淳祐間以工部郎守衢州周密雲烟過眼錄載伯喆家所見古器列高克恭胡泳之後似入元尚在矣宋禮部韻畧自景祐中丁度修定頒行與九經同列學宮莫敢出入其有增加之字必奏請詳定而後入然所載

續降六十三字補遺六十一字猶各於字下註明  
其音義勿順及喪制所出者仍不得奏請入韻故  
校以廣韻集韻所遺之字頗多伯喈是書蓋因官  
韻漏畧擬摭九經之字以補之周易尚書各一字  
毛詩六字周禮禮記各三十一字左傳五字公羊  
傳孟子各二字凡七十九字各註合添入某韻內  
或某字下又附載音義勿順喪制所出者八十八  
字蓋當時於喪制一條拘忌過甚如檀弓何居之  
居本爲語詞亦以爲涉於凶事不敢入韻故附載

之然自序稱非敢上於官以求增補則并所列應  
補之字亦未行用也其書考據經義精確者頗多  
惟其中如周禮司尊彝修爵之修音滌禮記聘義  
孚尹之孚音浮之類乃古字假借不可施於今韻  
又如詩泮水之黜字周禮占人之簪字公羊傳成  
五年之汙字乃重文別體與韻無關一槩擬補未  
免少失斷限耳

五音集韻十五卷

內府藏本

金韓道昭撰道昭字伯暉真定松水人世稱以等

韻顛倒字紐始於元熊忠韻會舉要然是書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已在其前所收之字大抵以廣韻爲藍本而增入之字則以集韻爲藍本考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集韻條例云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言是書亦云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言合計其數較集韻僅少一字殆傳寫偶脫廣韻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書云注三十三萬五

千八百四十言新增十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八言  
其增多之數則適相符合是其依據二書足爲明  
證又廣韻注獨用同用實仍唐人之舊封演聞見  
記言許敬宗奏定者是也終唐之世下迄宋景祐  
四年功令之所遵用未嘗或改及丁度編定集韻  
始因賈昌朝請改併窄韻十有三處合廣韻各本  
儼移嫌檻之前釀移陷鑑之前獨用同用之注如  
通殷於文通隱於吻皆因集韻頒行後竄改致外  
是書收二百六韻爲百六十而併忝於琰併檻於

謙併儼於范併榛於艷併鑑於陷併齧於梵足證  
廣韻原本上去聲末六韻之通爲二與平聲入聲  
不殊其餘如廢不與隊代通殷隱炊迄不與文吻  
問物通尚仍唐韻之舊未嘗與集韻錯互故十三  
處犁然可考尤足訂重刊廣韻之訛其等韻之學  
亦深究要眇未可以世不行用而置之也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元熊忠撰忠字子中昭武人案楊慎丹鉛錄謂蜀  
孟昶有書林韻會元黃公紹舉其大要而成書故

以爲名然此書以禮部韻畧爲主而佐以毛晃劉  
淵所增併與孟昶書實不相關舊本凡例首題黃  
公紹編緝熊忠舉要而第一條卽云今以韻會補  
收缺遺增添注釋是韻會別爲一書明矣其前載  
劉辰翁韻會序正如廣韻之首載陸法言孫愐序  
耳亦不得指舉要爲公紹作也自金韓道昭五音  
集韻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移易唐宋之字紐  
而韻書一變南宋劉淵景定王子新刊禮部韻畧  
始合併通用之部分而韻書又一變忠此書字紐

遵韓氏法部分從劉氏例兼二家所變而用之而  
韻書舊第至是盡變無遺其字母通考之首拾李  
涪之餘論力排江左吳音洪武正韻之鹵莽此已  
胚其兆矣又其中今韻古韻漫無分別如東韻收  
憲字先韻收西字之類雖舊典有徵而施行頗駭  
子注文繁例雜亦病榛蕪惟其援引浩博足資考  
證而一字一句必舉所本無臆斷僞撰之處較後  
來明人韻譜則尚有典型焉

四聲等子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卽劉鑑所作  
之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特易其名今以二書校  
之若辨音和類隔廣通偏狹內外轉攝振救正音  
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及雙聲疊韻  
之例雖全具於指南門法玉鑰匙內然詞義詳畧  
顯晦迴有不侔至內攝之通照遇果宕曾流深外  
攝之江蟹臻山效麻梗咸十六攝圖雖亦與指南  
同然此書曾攝作內八而指南作內六流攝此書  
作內六而指南作內七深攝此書作內七指南作

內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攝外一附宕攝內五下  
梗攝外七附曾攝內六下與指南之各自爲圖則  
爲例迴殊雖指南假攝外六附果攝內四之下亦  
間併二攝然假攝統歌麻二韻歌麻本通故假得  
附果若此書之以江附宕則不知江諧東冬不通  
陽剛以梗附曾則又悞通庚蒸爲一韻似不出於  
一手矣又此書七音綱目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  
之唇音爲宮影曉匣喻之喉音爲羽頗變玉篇五  
音之舊指南五音訣具在未嘗以唇爲宮以喉爲

羽亦不得混爲一書切韻指南卷首有後至元丙子熊澤民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傳流之正字然而中間分析尚有未明關西劉士明著書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則劉鑑之指南十六攝圖乃因此書而革其宕攝附江曾攝附梗之悞此書實非鑑作也以字學中論等韻者司馬光指掌圖外惟此書頗古故並錄存之以備一家之學焉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劉鑑撰鑑字士明白署關中人關中地廣不知

隸籍何郡縣也切韻必宗等子司馬光作指掌圖  
等韻之法於是始詳鑑作是書卽以指掌圖爲粉  
本而叅用四聲等子增以格子門法於出切行韻  
取字乃始分明故學者便之至於開合二十四攝  
內外八轉及通廣偏狹之異則鑑皆畧而不言殆  
立法之初已多挂礙糾紛故姑置之耶然言等韻  
者至今多稱切韻指南今姑錄之用備彼法沿革  
之由原本末附明釋真空直指玉鑰匙一卷驗之  
卽真空篇韻貫珠集中之第一門第二門不知何

人割裂其文綴於此書之後又附若愚直指門法一卷詞旨拙澁與貫珠集相等亦無可採今並刪不錄焉

洪武正韻十六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明洪武中奉勅撰時預纂修者爲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侯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趙璘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蕡答祿與權預評定者爲左御史大夫汪廣洋右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陶凱書成於

洪武八年濂奉勅爲之序大旨斥沈約爲吳音一  
以中原之韻更正其失併平上去三聲各爲二十  
二部入聲爲十部於是古來相傳之二百六部併  
爲七十有六其註釋一以毛晃增韻爲藁本而稍  
以他書損益之蓋歷代韻書自是而一大變考隋  
志載沈約四聲一卷新舊唐書皆不著錄是其書  
至唐已佚陸法言切韻序作於隋文帝仁壽元年  
而其著書則在開皇初所述韻書惟有呂靜夏侯  
該陽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六家絕不及約

是其書隋時已不行於北方今以約集詩賦考之  
上下平五十七部之中以東冬鍾三部通魚虞模  
三部通庚耕清青四部通蒸部登部各獨用與今  
韻分合皆殊此十二部之仄韻亦皆相應他如八  
詠詩押葦字入微韻與經典釋文陳謝嶠讀合梁  
大壯舞歌押震字入真韻與漢書敘傳合早發定  
山詩押山字入先韻君子有所思行押軒字入先  
韻與梁武帝江淹詩合冠文祝文押化字入麻韻  
與後漢書馮衍傳合與今韻收字亦頗異濂序乃

以陸法言以來之韻指爲沈約其謬殊甚法言切韻序又曰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旣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清淺燕趙則多傷重濁隴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選精切削除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卽燭下握筆畧記云云今廣韻之首列同定八人姓名曰

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則非惟韻不定於吳人且序中江左取韻諸語已深斥吳音之失安得復指爲吳音至唐李涪不加深考所作刊誤橫肆譏評其誣實甚濂在明初號爲宿學不應沿訛踵謬至此蓋明太祖旣欲重造此書以更古法如不誣古人以罪則改之無名濂亦曲學阿世強爲舞文耳然源流本末古籍昭然天下後世何可盡掩其目乎觀廣韻平聲三鍾部恭字下註曰陸以恭崧縱等入冬韻非也蓋一

紐之失古人業已改定又上聲二腫部湏字下註  
曰此冬上聲蓋冬部上聲惟此一字不能立部附  
入腫部之中亦必註明不使相亂古人分析不苟  
至於如此濂乃以私臆妄改悍然不顧不亦慎乎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  
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  
釋之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然終明之世竟不  
能行於天下則是非之心終有所不可奪也又周  
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三年正韻頒行已久上

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  
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  
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鑒而善  
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云云是  
太祖亦心知其未善矣其書本不足錄以其爲有  
明一代同文之治削而不載則韻學之沿革不備  
猶之記前代典制者雖其法極爲不善亦必錄諸  
史冊固不能泯滅其迹使後世無考耳

古音叢目五卷古音獵要五卷古音餘五卷古音附錄

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四書雖各爲  
卷帙而核其體例實本一書特以陸續而成不及  
待其完備每得數卷卽出問世故標目各別耳觀  
其古音獵要東冬二韻共標鞠朋衆務調夢窻誦  
雙明萌用江十三字與古音叢目東冬二韻所標  
者全複與古音餘東冬二韻所標亦複五字是卽  
隨所記憶觸手成編參差互出未歸盡一之明證  
矣其書皆仿吳棫韻補之例以今韻分部而以古

音之相協者分隸之然條理多不精密如周易渙  
六四渙有丘匪夷所思丘與思爲韻无妄六三无  
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災古音菑  
牛古音尼與災爲韻繫詞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能  
古音奴來反與知爲韻慎於古音叢目支韻內丘  
字下但注云詩牛字下但注云楚詞能字下則並  
不註出典又繫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慎於古音  
叢目五歌韻內知宜字之爲牛何切下注云易而  
化之爲毀禾切則但注云見楚詞又易彖傳父父

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與子及弟字爲韻慎  
於古音叢目四紙韻內婦字下但引西京賦作房  
詭切豐六二豐其部日中見斗部古音蒲五切斗  
古音滴主切故九四部斗二字與主爲韻慎於古  
音叢目語麋韻內斗字下但注云毛詩凡此皆不  
求其本隨意拈據又古音皆其本讀非可隨意諧  
聲輾轉分隸如江韻之江窻雙控四字古音獵要  
皆收入冬韻是也而古音叢目又以東韻之紅冬  
韻之封龍三字收入江韻考易說卦傳震爲雷爲

龍虞翻干寶並作駟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注駟也  
駟車故書作龍車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駟可也註  
故書作龍則駟本音龍以在東韻爲本音不容改  
龍以叶駟封與邦通邦之古音諧丰聲紅與江通  
江之古音諧工聲亦以東冬爲本韻不得改封紅  
以入江也蓋慎博洽過陳第而洞曉古音之根柢  
則不及之故蒐緝秦漢古書頗爲該備而置之不  
得其所遂往往舛漏牴牾以其援据繁富究非明  
人空疎者所及故仍錄其書以備節取焉

古音畧例一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明楊慎撰是書取易詩禮記楚詞老莊荀管諸子  
有韻之詞標爲畧例若易例日昃之離離音羅與  
歌嗟爲韻三歲不覿覿音徒谷切與木谷爲韻並  
受其福福音偁與食汲爲韻吾與爾靡之靡音磨  
與和爲韻頗與古音相合他如疇彼小星維參與  
昴舊叶力求切慎據史記天官書徐邈音昴爲旄  
下文抱衾與裯之裯音調實命不猶之猶音搖今  
考郭璞註方言裯丁牢反檀弓咏斯猶鄭註猶當

作搖則二音實有所據慎又謂吳棫於詩棘心天  
天母氏劬勞勞必叶音僚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歎  
必叶他涓切出自北門憂心殷殷門必叶肩貧切  
四牡有騶朱幘僮僮必叶音高不思古韻寬緩  
如字讀自可叶何必勞唇齒費簡冊其論亦頗爲  
得要至如老子朝甚除日甚燕倉甚虛服文彩帶  
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慎據韓非解老  
篇改夸爲竽謂竽方與餘字叶柳子厚詩仍抑盜  
夸均悞今考說文夸从大于聲則夸之本音不作

枯瓜切明矣故楚詞大招朱唇皓齒嫵以嫵只比  
德好閑習以都只集韻嫵或作夸又吳都賦列寺  
七里俠棟楊路屯營櫛比廨署碁布橫塘查下邑  
屋隆夸長干延屬飛薨舛互是夸與餘爲韻正得  
古音而慎反斥之殊爲失考又易晉晝也明夷誅  
也慎謂古誅字亦有之由切與晝爲韻孫奕改誅  
爲昧昧叶音幕殊悞今考周禮甸祝禋牲禋馬亦  
如之鄭讀禋爲誅則慎說似有所據但晝字古音  
讀如註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干廬內附衛尉八

屯警夜巡晝又易林井之復晝與據爲韻井之渙  
晝與故爲韻渙之蠱晝與懼爲韻則古韻晝不作  
涉救切可知何得舍其本音而反取誅之別音爲  
叶他若莊子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慎讀誅爲  
之由切而不知侯之古音胡正與誅爲韻又易林  
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慎讀務爲蠶綸爲鈎不知  
綸古音俞正與務爲韻蓋其文由掇拾而成故其  
說或離或合不及後來顧炎武江永諸人能本求  
融貫也

轉注古音畧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楊慎撰是書前有自序大旨謂毛詩楚詞有叶  
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法易經疏云賁有七音  
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學者知叶  
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考協韻之說始於沈重毛詩音義見經典  
釋文後顏師  
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並襲用之後人之稱叶韻  
自此而誤然與六書之轉注則渺不相涉慎書仍  
用叶韻之說而移易其名於轉注是朝三暮四改

爲朝四暮三也如四江之鉦字說文云從金工聲  
窻字說文云从穴恩聲則鉦讀工窻讀恩皆其本  
音無所謂轉亦安所用其注乎姑卽就慎書論之  
所注轉音亦多舛誤如二冬之龍字引周禮龍勒  
雜色謂當轉入三江不知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  
云龍當爲尨而左傳狐裘尨茸卽詩之狐裘蒙戎  
則尨當從龍轉龍不當作莫江反也又如蒸韻之  
朋字慎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謂當轉入一東不知弓古音肱有小戎采

緣闕宮及楚詞九歌諸條可證則弓當從朋轉朋  
不當讀爲蓬也如此之類皆昧於古音之本以其  
引證頗博亦有足供考證者故顧炎武作唐韻正  
猶有取焉

毛詩古音考四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言古韻者自吳  
械然韻補一書龐雜割裂謬種流傳古韻乃以益  
亂

國朝顧炎武作詩本音江永作古韻標準以經證經

始廓清妄論而開除先路則此書實爲首功大旨以爲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卽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偈之類厯考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詞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多與詩合可以互證於是排比經文參以羣籍定爲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原旁證者他經所載以及秦漢以下去風雅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鈎稽參

驗本未秩然其用力可謂篤至雖其中如素音爲  
蘇之類不知古無四聲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  
華又音和之類不知爲漢魏以下之轉韻不可以  
通三百篇皆爲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  
有徵典必探本視他家執今韻部分妄以通轉古  
音者相去蓋萬萬矣初第作此書自焦竑以外無  
人能通其說故刊板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義皆  
建寧徐時作購得舊刻復爲刊傳雖卷帙無多然  
欲求古韻之津梁舍是無由也

屈宋古音義三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既撰毛詩古音攷復以楚辭去風人  
未遠亦古音之遺乃取屈原所著離騷等二十五  
篇除其天問一篇得二十四篇又取宋玉九辨九  
篇招魂一篇益以文選所載高唐賦神女賦風賦  
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得十四篇共三十八篇其中  
韻與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本音與毛詩  
古音考互相發明惟每字列本證其旁證則間附  
字下不另爲條體例小異以前書已明故也書本

一卷其後二卷則與三十八篇各爲箋註而音仍分見諸句下蓋以參考古音因及訓詁遂附錄其後兼以音義爲名實則卷帙相連非別爲一書故不析置集部仍與毛詩古音考同入小學類焉

欽定音韻闡微十八卷

康熙五十四年奉

勅撰雍正四年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具述

聖祖仁皇帝指授編纂之旨刊刻頒行自漢明帝時西域

切韻之學與佛經同入中國所謂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是也然其書不行於世至漢魏之間孫炎叔合其遺法迨神武以後其學大行傳於今者有司馬光指掌國鄭樵七音畧無名氏四聲等子劉鑑切韻指南條例日密而格礙亦日多惟我

國書十二字頭用合聲相切緩讀則爲二字急讀則爲一音悉本乎人聲之自然證以左傳之丁寧爲鉦句瀆爲穀國語之勃鞞爲披戰國策之勃蘇爲

胥於三代古法亦復相協是以

特詔儒臣以斯立準首列韻譜定四等之輕重每部皆從  
今韻之目而附載廣韻之子部以存舊制因以考  
其當合當分其字以三十六母爲次用韓道昭五  
音集韻熊忠韻會舉要之例字下之音則備載諸  
家之異同協者從之不有心以立異不協者改用  
合聲亦不遷就以求同大抵以上字定母皆取於  
支微魚虞歌麻數韻以此數韻能生諸音卽

國書之第一部也以下字定韻清聲皆取於影母濁

聲皆取於喻母以此二母乃本韻之喉音凡音皆出於喉而收於喉也其或有音無字者則借他韻他母之字相近者代之有今用協用借用三例使宛轉互求委曲旁證亦卽漢儒訓詁某讀如某某音近某之意惟辨別毫芒巧於比擬非古人所及耳自有韻書以來無更捷徑於此法者亦更無精密於此書者矣

欽定同文韻統六卷

乾隆十五年奉

勅撰以西番字母參考天竺字母貫合其異同而各以  
漢字譯其音首爲天竺字母譜凡音韻十六字翻  
切三十四字次爲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十二譜以  
字母音韻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錯綜相配成一  
千二百一十二字次爲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譜其  
字母凡三十天竺所有者二十四天竺所無西番  
所有者六除與天竺同者所生之字亦同外其六  
母所生之字凡四百三十有四蓋佛經諸咒皆天  
竺之音惟佛號地名多用西番之音故別出以備

用也次爲天竺西番陰陽字二譜各分陰字陽字  
可陰可陽字可陽可陰字四例次大藏字母同異  
譜以

欽定天竺字母爲經而以僧伽波羅等十二家所譯字  
母爲緯以互證其分合增減次爲華梵字母合璧  
譜則中西諸音新舊諸法一一條貫集厥大成焉  
其西域有是音中國無是字者悉以合聲之法取  
之二合者卽以二字並書三合者卽以三字並書  
前有發聲後有餘聲者卽以其字疊書其中音有

輕重者則重者大書輕者細書併詳注反切及喉  
牙齒唇舌諸音於下皆辨別分判窮極毫芒考聲  
韻之學實肇於西域自漢明帝時與佛書同入中  
國以文字互異故中國不行其緣起僅見隋書經  
籍志所謂十四聲貫一切字者其法已不可詳晉  
太始初沙門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始傳四  
十一字母其後諸僧所譯互有異同然皆自行於  
彼教唐貞觀中吐蕃宰相阿努始以西番字譯天  
竺五十字母亦自行於彼土自沙門神珙作四聲

五音九弄反紐圖收於大廣益會玉篇之末始流入儒書自鄭樵得西域僧七音韻鑑始大行於中國然西域之音無窮而中國之字有數其有音而無字者十之六七等韻諸圖或記以虛圈或竟爲空格使人自其上下左右連類排比而求之非心悟者弗能得也故鄭樵六書畧謂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一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因舉準縛之二合囉駄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爲證沈括夢溪筆談亦謂梵語薩嚩訶三字合

言之卽楚詞之些字然括無成書樵所作七音畧  
於無字之音仍爲空格豈非知其法而不充其類  
哉我

皇上天聲遐播紺園龍象慕

德東來梵笑咀音得諸親譯旣能不失其真至編校此  
書又以

國書十二字頭之法補所未備而發凡起例更屢經  
聖裁改定而後成故古所重譯而不通者今一展卷而  
心契聲聞韻通歌頌同文之盛真亘古之所無矣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乾隆十五年奉

勅撰字數部分皆仍佩文詩韻惟以今韻之離合別古韻之同異如江韻獨用則一韻爲一部東冬兩韻同用則兩韻爲一部支微齊三韻同用則三韻爲一部是也每部皆附叶韻畧如吳棫韻補惟韻補於今韻每部各載叶韻此則一部獨用者附本部未諸部同用者卽總附諸部末如蒙字叶莫邦切則獨附江部後江字叶戶公切則總附東冬二部

後魚字叶魚羈切則總附支微齊三部後是也夫  
古今聲音之遞變亦如大小篆隸八分之遞變或  
相因或迥不相因或相近或迥不相近以迥不相  
近之音施於歌詠於古雖有徵而於今不能悉協  
唐人古詩大抵皆相近之音故東冬江古音雖同  
而此書東冬自爲部江自爲部支微齊佳灰古音  
雖同而此書支微齊自爲部佳灰自爲部皆取不  
戾於古而可行於今也至於叶韻之說宋以來糾  
紛彌甚謂庚收穿鼻眞收舐齶兩不相叶然嘉名

靈均乃見於屈原之騷謂江本通東陽本通庚兩  
不相叶然成雙鴛鴦乃見於徐陵之賦此異而彼  
同此通而彼礙各執一理勝負互形所謂愈治而  
愈勞也此書所錄惟據古書注有是音者使以類  
相從明前有所承卽後爲有本不復旁牽博辨致  
枝蔓橫生解結釋紛尤爲得要於數百年講古韻  
者誠爲獨酌其中矣

欽定音韻述微三十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

勅撰其合聲切字一本

御定音韻闡微其稍變者闡微以三十六母爲字紐之次序故東韻首公字之類與部首標目或相應或不相應在所不拘今則部首一字屬何母卽以其母爲首其下諸母所領字以次相從使歸於畫一其部分仍從

御定佩文詩韻其稍變者從音韻闡微分文殷爲兩部而以殷部附眞部不附文部其字數自佩文詩韻所收一萬二百五十二字外凡所續收每紐之下以

據音韻闡微增者在  
前據廣韻增者次之  
據集韻增者又次之  
或有點畫小異音訓  
微殊舊韻兩收而實  
不可複押者則刪不  
錄至於舊韻所無而  
今所恒用者如阿字  
舊惟作陵阿之義收  
入歌韻今爲

國書十二字頭之首  
則收入麻韻鎗字舊  
訓爲酒器收入庚韻  
今則酒器無此名而  
軍器有此字則增入  
陽韻又如查本浮木  
而今訓察核參本稽  
考而今訓糾彈礮本  
飛石而今訓火器掃  
本汜除而今

訓穢菱旣已萬口同音卽屬勢不可廢此如麻韻之字古音皆與魚虞相從自字母出中國始有麻韻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韻姬本周姓自戰國以後始以爲妾御之名亦遂不能不增此一解蓋從宜從俗義各有當又不可以古法拘也其互注之例凡一字兩部皆收義同者注曰又某韻義異者注曰與某韻義異體例與禮部韻畧同其與他韻一同一異者註曰又某韻與某韻義異或字有數訓而僅一解可通者則注曰惟某義與某韻同餘

異則較韻畧爲加密其詮釋之例凡說文玉篇廣韻集韻所有者書非稀睹無庸贅著篇名其他則一字一句必著所出以明有據亦諸韻書之所無蓋音韻闡微所重在字音故訓詁不欲求詳此書所重在字義故考證務期核實兩書相輔而並行小學之蘊奧真毫髮無遺憾矣

音論三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自陳第作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而古音之門徑始

明然創闢榛蕪猶未及研求邃密至炎武乃探討  
本原推尋經傳作音學五書以正之此其五書之  
一也上卷分三篇一古曰音今日韻二韻書之始  
三唐宋韻譜異同中卷分六篇一古人韻緩不煩  
改字二古詩無叶音三四聲之始四古人四聲一  
貫五入爲閏聲六近代入聲之誤下卷分六篇一  
六書轉注之解二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三  
反切之始四南北朝反語五反切之名六讀若共  
十五篇皆引據古人之說以相證驗中惟所論入

聲變亂舊法未爲甚確餘皆原原本本足以訂俗學之訛蓋五書之綱領也書成於崇禎癸未其時舊本集韻與別本廣韻皆尚未出故不知唐宋部分之異同由於陳彭年丁度又唐封演見聞記其時亦未刊行故亦不知唐人官韻定自許敬宗然全書持論精博百餘年來言韻學者雖愈闡愈密或出於炎武所論之外而發明古義則自陳第之後炎武屹爲正宗陳萬策近道齋集有李光地小傳稱光地音學受之炎武又萬策作李光地詩集

後序稱光地推炎武音學妙契古先故所註古音不用吳棫韻補而用炎武詩本音則是書之爲善本可槩見矣

詩本音十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二也其書主陳第詩無叶韻之說不與吳棫補音爭而亦全不用棫之例但卽本經所用之音互相參考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每詩皆全列經文而註其音於句下與今韻合者註曰廣韻某部與

今韻異者卽註曰古音某大抵密於陳第而疏於江永故永作古韻標準駁正此書者頗多然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南宋以來隨意叶讀之謬論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鉅當以永書輔此書不能以永書廢此書也若毛奇齡之逞博爭勝務與炎武相詰難則文人相輕之習益不爲定論矣

易音三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三也其書卽周易以求古音上卷爲彖辭爻辭中卷爲彖傳象傳下卷爲

繫辭文言說卦雜卦其音往往與詩不同又或往往不韻故炎武所註凡與詩音不同者皆以爲偶用方音而不韻者則闕焉考春秋傳所載繇詞無不有韻說者以爲連山歸藏之文然漢儒所傳不過周易而史記載大橫之兆其繇亦然意卜筮家別有其書如焦贛易林之類非易之本書而易之本書則如周秦諸子之書或韻或不韻本無定體其韻或雜方音亦不能盡求其讀故彖詞爻詞不韻者多韻者亦間有十翼則韻者固多而不韻者

亦錯出其間非如詩三百篇協詠歌被管絃非韻不可以成章也炎武於不可韻者如乾之九二九四中隔一爻謂義相承則韻相承之類未免穿鑿又如六十四卦彖辭惟四卦有韻始出偶合標以爲例亦未免附會然其考核精確者則於古音亦多有裨固可存爲旁證焉

唐韻正二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四也其書以古音正唐韻之訛書首有凡例曰凡韻中之字今音與古音

同者卽不註其不同者乃韻譜相傳之誤則注云古音某並引經傳之文以證之其一韻皆同而中有數字之誤則止就數字註之一東是也一韻皆誤則每字註之四江是也同者半則同者註其畧不同者註其詳且明其本二韻而誤併爲一五支是也一韻皆同無誤則不註二冬三鍾是也蓋逐字以求古音當移出者移而入者移而入視他家謬執今韻言古音但知有字之當入而不知有字之當出以至今古糾牽不可究詰者其體

例特爲明晰與所作韻補正皆爲善本然韻補誤  
叶古音可謂之正至唐韻則本爲四聲而設非言  
古韻之書聲隨世移是變非誤槩名曰正於義未  
協是則炎武泥古之過其偏亦不可不知也

古音表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之五也凡分十部以東冬  
鍾江爲第一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爲第二魚虞  
模侯爲第三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  
爲第四蕭宵肴豪幽爲第五歌戈麻爲第六陽唐

爲第七耕清青爲第八蒸登爲第九侵覃談鹽添  
咸銜嚴凡爲第十皆以平聲爲部首而三聲隨之  
其移入之字與割併之部卽附見其中考以古法  
多相脗合惟入聲割裂分配其說甚辨然變亂舊  
部論者終有異同其門人潘耒作類音八卷深爲  
李光地榕村語錄所詬厲其濫觴卽從此書也以  
與所著五書共爲卷帙當並存以具一家之言且  
其配隸古音實有足糾吳棫以來之謬者故仍錄  
備參考焉

韻補正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案宋志吳棫有毛詩叶韻補音十卷又韻補五卷自朱子作詩集傳用其毛詩叶韻補音儒者因朱子而不敢議棫又因毛詩叶韻補音併不敢議其韻補炎武此書於棫雖亦委曲迴護有安得如才老者與之論韻之言然所作詩本音已不從棫說至於此書則更一一糾彈不少假借蓋攻韻補者其本旨推棫者其異詞也案朱子語錄稱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則朱子

於械之書原不謂盡無遺議馬端臨經籍考特錄  
朱子此條於毛詩叶韻補音之下亦具有深心炎  
武此書絕不爲叫囂攻擊之詞但於古音叶讀之  
舛誤今韻通用之乖方各爲別白注之而得失自  
見可謂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門戶之爭者矣

古今通韻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爲排斥  
顧炎武音學五書而作創爲五部三聲兩界兩合  
之說五部者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支微齊佳

灰爲一部魚虞歌麻蕭肴豪尤爲一部眞文元寒  
刪先爲一部侵覃鹽咸爲一部三聲者平上去三  
聲相通而不與入通其與入通者謂之叶兩界者  
以有入聲之東冬江陽庚青蒸眞文元寒刪先侵  
覃鹽咸十七韻爲一部無入聲之支微齊佳灰魚  
虞歌麻蕭肴豪尤十三韻爲一部兩不相通其相  
通者謂之叶兩合者以無入十三韻之去聲與有  
入十七韻之入聲通用而不與平上通其與平上  
通者謂之叶按奇齡論例旣云所列五部分配五

音雖欲增一減一而有所不可乃又分爲兩界則五音之例亂矣旣分兩界又以無入十三韻之去聲與有入十七韻之入聲同用則兩界之例又亂矣至三聲之例本云平上去通而不與入通而兩合之例又云去入通而不與平上通則三聲兩合不又自相亂乎蓋其病在不以古音求古音而執今韻部分以求古音又不知古人之音亦隨世變而一槩比而合之故徵引愈博異同愈出不得不多設條例以該之迨至條例彌多矛盾彌甚遂不

得不遁辭自解而叶之一說生矣皆逞博好勝之  
念牽率以至於足也然其援據浩博頗有足資考  
證者存備一家之說亦無不可故已黜而終存之  
焉

易韻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古人繇詞多諧音韻周易爻象亦大  
抵有韻而往往不拘故吳棫作韻補引易絕少至  
明張獻翼始作讀易韻考七卷然獻翼不知古音  
或隨口取讀或牽引附會殊龐雜無緒奇齡此書

與顧炎武易本音皆置其無韻之文而論其有韻  
之文故所言皆有條理兩家所撰韻書互有出入  
故其論易韻亦時有異同大抵引證之博辨析之  
詳則奇齡過於炎武至於通其可通而闕其所不  
可通則奇齡之書又不及炎武之詳慎如乾卦上  
九用九爲一節本奇齡臆說而此併牽古韻以質  
之則尤爲穿鑿且所謂兩界兩合驀韻者其中皆  
自申其古今通韻之例亦不及炎武偶雜方言之  
說爲通達而無弊然炎武書太簡畧而奇齡則徵

引賅洽亦頗足互證以韻讀易者以炎武書爲主而參之是書以通其變畧短取長未始不可相輔而行也

唐韻考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紀容舒撰容舒字遲叟號竹厓獻縣人康熙癸巳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初隋陸法言作切韻唐禮部用以試士天寶中孫愐增定其書名曰唐韻後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可度等又作禮部韻畧爲一代場屋程式而孫氏之書漸佚唐代舊韻遂

無復完帙惟雍熙三年徐鉉校定許慎說文在大  
中祥符重修廣韻以前所用翻切一從唐韻見於  
鉉等進書表容舒以爲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  
其下字必同部謂之音和間有用類隔法者亦僅  
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  
參互鈎稽輾轉相證猶可以得其部分乃取說文  
所載唐韻翻切排比分析各歸其類以成此書始  
知廣韻部分仍如唐韻但所收之字不同有唐韻  
收而廣韻不收者如東部調字覓字悞字之類是

也有唐韻在此部而廣韻在彼部者如賓字廣韻作藏宗切在冬部唐韻作徂紅切則在東部瓏字廣韻作盧紅切在東部唐韻作力鍾切則在鍾部之類是也有唐韻兩部兼收而廣韻止存其一者如虞部庠字廣韻註又子余切與唐韻合而魚部子余切乃不收庠字之類是也有廣韻移其部分而失於改其翻切如諄部麇筠困賴四字移入眞部而仍用唐韻諄部翻切刪部鰥字移入山部仍用刪部翻切之類是也有唐韻本有重音而徐鉉

祇取其一者如規字作居追切宜在脂部而證以  
陸字作許規切闕字作去陸切知規字當有居隨  
一切兼入支韻之類是也其推尋考校具有條理  
唐韻分合之例與宋韻改併之迹均可由是得其  
大凡亦小學家所當參證者矣

古韻標準四卷

桂林府同知  
李文藻刊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自昔論古  
音者不一家惟宋吳棫明楊慎陳第

國朝顧炎武柴紹炳毛奇齡之書最行於世其學各

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韻部分求古韻或失於以漢魏以下隋陳以前隨時遞變之音均謂之古韻故拘者至格閼而不通泛者至叢脞而無緒永是書惟以詩三百篇爲主謂之詩韻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謂之補韻視諸家界限較明其韻分平上去聲各十三部入聲八部每部之首先列韻目其一韻岐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較諸家體例亦最善每字下各爲之

注而每部末又爲之總論書首復冠以例言及詩韻舉例一卷大旨於明取陳第於

國朝取顧炎武而復補正其訛缺吳棫楊慎毛奇齡之書間有駁詰柴紹炳以下則自鄒無譏焉古韻之有條理者當以是編爲最未可以晚出而輕之也

右小學類韻書之屬二十三部三百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韻書爲小學之一類而一類之中又自分

三類曰今韻曰古韻曰等韻也本各自一家

之學至金而等韻合於今韻

韓道昭五音集韻始以等韻改

易今韻之字紐

至南宋而古韻亦合於今韻

吳棫韻補始以

古韻分隸今韻又註今韻某部古通某部之類至

國朝而等韻又合於古韻

如劉凝熊士伯諸書

三類遂相牽而

不能分今但通以時代次之其篆韻之類本

不爲韻而作者則仍歸之於字書

### 附錄

六藝綱目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元舒天民撰天民字執風鄞縣人是書取周禮保  
氏六藝之文因鄭元之註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  
語括之其子恭爲之註同郡趙宜中爲之附註均  
能考證精核於小學頗有發明惟其中論六書轉  
注一門以轉注者乃轉形互用有倒有側有反有  
背今求其說若云倒晉爲𠂔反正爲乏雖本傳記  
然究屬會意字至謂尸爲側人仁爲側口則誤從  
周伯琦說文字原之論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  
九數一門以密術推鄭註頗爲詳至以之補正賈

疏亦考禮之一助也恭字自謙號說齋宜中字彥夫其書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張翥胡世佐揭泐劉仁本四序皆未言及宜中附註事末有舒濬後序題戊申歲己爲洪武元年亦不及宜中則宜中疑爲明人其始末則不可考矣

案六藝皆古之小學而自漢志以後小學一類惟收音聲訓詁之文此書轉無類可歸今附錄於小學之末存古義也